孝經

華古籍保護

黃漳浦集卷三十一

此卷悉從讀國策劄本錄出

雜著

伯夷傳

當夫周統未造商命未殄而隱德避跡其先蓋有泰伯虞仲云泰伯既去季歷乃立歷生昌是爲西伯西伯之時又有伯夷叔齊讓孤竹逃者蓋不數十載耳西伯乃受弓矢洽於六州夷齊亦自北海來蓋與西伯俱故臣也不數十載西伯卒子發立是謂武王武王載木主東伐紂夷齊叩馬諫不聽商滅乃恥之餓於首陽而卒其時泰伯虞仲已絕迹矣而孤竹猶存太史錄其歌云登彼西山兮採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黃農虞夏忽然沒兮吾將安歸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韓非子曰夷齊觀德於周見埋牲於共頭之下遂不食而卒蓋不可據而其意乃白矣嗟乎賢王高士兩遇其窮若夷齊者斯眞窮哉余讀商周書乃益怪焉當周室弁髦之際其諸侯皆詭譎狠戾澌滅仁信請隧問鼎者幾岌岌乎掇之也然僅出一言各捫心而退夫三川之地非龐於兗冀也周召之聖非貪於晉楚也箕微之辭命非絀於公孫滿之徒也竟以一罪不贖來叛親離遂成奉天請命之主令當時故家遺老不忘前世之德則以王見於師曰予一人其實有悛心以不斬七聖之祀敢勤諸君子其重懲之也西伯念哉則夷齊必不死又不然若我阿衡之於先祖甲也置之別室而撫定焉以解三州之毒徐動其悔則夷齊必不死又不然者不至懸首太白汚瀦其宮顯然若殪猛獸而祚武庚於土則夷齊亦未必死耳凡此數者勢皆不可故彼此俱窮然夷齊之志亦遂矣使夷齊者前襲孤竹之封則孟津之會其不獨以舌止焉已也救之不濟禦之不濟孤竹乃斬矣夷齊者其以一人之憤而斬百年之祀哉嗟乎夷齊之志亦遂矣其後商容式廬比干封墓箕子茅土卒不聞有過首陽而慚愧者

而孤竹氏亦自竄於赤翟白狄之間以僅存其裔荆蠻地下之靈以爲何如耶余考孤竹之亡於齊威公之世威公蓋呂望之後云

讀逸周書

黃子曰使帝有鍱之子姬發伐三苗三旬而取之反舞干羽乎使商均爲桀紂伯禹命師反瀦其宮而焚其尸乎帝之臣可爲王王之降不可見於帝聖人所不道賢人道之賢人所不道隱士道之隱士所不道頑民道之武之伐商也血流漂杵太白懸首聖人不削而孟軻辨其非至逸周書則甚其事而顯跡之紀其斬獲之數虜馘之勳梟雄之氣詞無所詆槩之戰國之事夫此春秋後世之妖談也其溷汙伊周誣盛德紛錯其詞出於草莽土石之間予深惡其亂然悲夫武王之聖而不厭天下後世之口也天下後世不思其始而惟其終則予亦何怪於天下後世也嘗讀商書湯親放伐致惡於仲虺嗒乎若不出口而武氏揚揚乎有快之也嗟哉武亦何利於天下而所遺若此余未嘗不感憤流涕耳夫子生爲其臣不敢有辭於周室以長哆言但曰至德而歸於讓天下服事殷嘻嘘焉致歎於大武豈不知天下後世必有起而議不足者哉若夫子者眞聖人也夫子得土而處幽厲之世知其不伸於周武矣

讀鬻子

聞之文王師鬻子未詳其爲人也考其書無見焉繼乃浸出在子政之後也其命彙近典命辭近渾命旨近正時以治法席之無爲不甚詭於俗存之無多益失之靡缺耳而世共尊爲師聖之言亦已贅矣黃子曰文王師犧聖犧聖師天地天地師太極故萬世取則焉文王亦犧聖犧聖亦天地天地亦太極故其授受無迹焉海水無源故師百川泰山不陡兀故師礧聚文王歲二十師其父壯師九臣老師尙父尊師之爲賢無常師之爲聖聖有常師則世亦有爲項橐郯子之言者矣

讀陰符

世有爲陰符者穰苴王翦之流也三代以上有史而無書有論答而無家言嘗見墳典諸篇皆藉古語錯以己意旁出史家而尊七聖之名若素問丹書其信猶篤而愈亂眞然皆稷道要以尸聖人至陰符之策則余未見其可也陰符駁而不純以干戈爲仁義宣神聖之所嘿洩天地之所厭爲戰爭剖擊之符璽亦末哉補遂有戰涿鹿有戰三苗有戰韋顧昆吾有戰皆不著之書以滋亂亦不忍言之事也德未明而言德事未明而紀事戰慮不明乎哉天地之數陰常不見故人不見其背屈不及瀚海爲陰符者亦不明天地矣此必非呂望之書也

書韓非子

與巧媛處接盼比肩智者能愚辨者能訥脩者能狂潔者能穢故色之狂人愚人訥人穢人也人而知之而功名之爲好色則人不知也韓非困窮之時著書數十卷以矯天下之弊約理亂之旨今讀說難之篇其於規避推測可謂洞矣然一讒姚賈而戮於秦非哲於前而昏於後也非臨鏡而不見其背也則功名之故也人之身體涼則生炎則死故火無明而水內照焉火生於心手足耳目皆爲燥潰狂人之發也不知其身責其宿諸茫然無應故無智無辨無脩無潔焚以待燼韓非之謂也夫韓非者不死於鼎鑊死於炎火矣

擬秦報呂相書

夏四月呂相絕秦而師於河秦人將止之秦伯曰不可挾怒以威而直其遁辭晉有援矣未可觸也置七牢焉而授之書以反呂相曰敝邑以界在鄙遠朝覲不遍無以白諸兄弟之心亦不敢戾以勤大力日東祝曰

不吾罪也以失犒諸從者又儼然辱先命之二三大夫其追戰栗以請於穆康先君之靈曰亦惟盟誓之故以及晉姻尙有答耳在昔獻公之世秦晉方睦聲於諸侯其世無忮也未免無福秦亦有感用多效於惠公既入而胥倍吾約吾不敢怨亦許焦瑕而詐吾以守是懦秦也秦國樸魯不長譎而濟厥饑又不得其報而利吾之殍穆公庸戰於韓原以少示衂亦不敢辱惠之威旋反其實得拜賜於河東則秦有始卒矣惠公卽世文公羇旅我穆公亦有墨色於從呂郤之難文公用執齊盟是我亦有造於東以及諸兄弟也諸兄弟之臨以文公故及於我我不敢侈氾南之師鄭實閒我二人以徼社稷我既悔禍以謀其離間而大挫於殽爲祥以殃則晉之不諒也晉倍穆公以私於天子攘田分邑我亦無責焉和好之不終豈我之咎乎城濮之役子懿從我執棄叔詹之命而擅其討亦襄公之所及見也鬬黃入楚我不敢辭然既掩乃斃覆乃全師幾釁乃長子復禁之以外交秦之百姓其實不快豈惟我先君一人秦事三公而皆不獲焉是終棄於東國也我康公猶不怨惟獻穆之親以日承其命亦曰我所自出也毋爲怨府晉豈翳有逆我先君不自德而小子敢以爲辭晉以難故欲立長君而故迎公子雍也豈秦是利秦亦告於穆靈以循文惠之跡重之徒衛恐或不康抑詎以招害也而敗我命狐逐我刳首擢仆我士卒惟爾左右之敗盟而重吾罪皇天后土實鑒臨之執事其此誅我也我亦不避矣河曲之師晉德既斬我康公猶日念其故事以慰諸大夫之口東道之不通絕豈在秦乎其執事亦思所處也執事又乘康公之沒而從之以師我寡君日夜恐懼慮損其社稷而降辭於晉曰惟哀恤之以追舊好晉亦假色故寡君敢朝夕也景公不樂寡君奔走以從之醫膏肓之不福是寡君所疾首耳君立而寡君喜可知也匪曰帝之受祐其逸我秦人惟幸哀恤之是聽君又怛中而盟我寡君長河之溯人實不敢涉其以怯爲悍悖也君遂借釁以塗吾傳曰爾背盟約寡君用惶恐率其左右以就殲於輔氏百姓悸恟不知其出謂或抱之若嬰兒而或投之草莽也請死於穆康之宗君必曰我有二心於狄而楚是聽楚何可信哉秦晉搆端楚實利之文穆之爭中而皆不協洞荆蠻乎惠文襄靈克伯東夏秦皆無損焉五侯九伯暨諸翟牧備聞此言我穆之不終豈爲背德抑震文之靈而怒諸兄弟也諸兄弟其顧前好矜哀寡君而賜之盟亦國人之願也若惟力是競使之盡東其畝以獻帛口書先君先子實不戢志其肆乃憑陵以盡斬先德敢不惟命

擬范蠡與大夫種書

勾踐既敗夫差而有侈色范蠡語私曰王之形不彙長頸而鳥喙難既戡矣不可與湛也吾將行矣扁舟乃具且適而曰吾愛種之良也其及於戮也吾實慘心豈其續人之廟也而自斷厥腰領抑俾王也以怨破德解落其股肱不可聞於諸侯乃翔爲書致之文種曰天惠社稷以復其疆閭閻就命惟昭赫之故山川潰滓實濟厥靈二三子其敢自膺也蠡無大勞於此不敢以享子固善謀必有結於王心王亦多子之能也而寵畀於子曰微子不造吾國亦惟子不有吾國子思所處乎詩曰溫溫恭人如集於木惴惴小心如臨於谷蓋言愼也以德事人者爨茵而寢之以佞事人者脂膏而飫之以業事人者處嶢嶢而闕百仞之谿也詩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子亦有儀耳夏衣絺綌冬衣重裘所以爲儀也彼絡以暑亦無嫌矣追險逐巇降陸而食不滿一盂過飽而斃余未見其可也晉公子渡河舅犯還璧也曰臣負羇絏從巡於天下臣之罪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既伯賞諸從者子推曰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蠡滋懼矣智劣於子而祿實過焉余不敢據易曰肥遯无不利其自置於阱曰實擠我其誰則信之其不防於尾以濡其身將貽君以不

令之名易曰過涉滅頂凶有喪蹇成余其遠乎子思所處也或越其庭以悔厥心自衛手足吾亦從之其豈惟子文種見書曰智哉范子其奈王之無臣也王且圖伯不棄左右詩曰凡百君子各敬爾身種不敢報以洩爾謀也蠡遂泛舟終身外國不一年種及於難

吳起

天下之大勢非縱則橫今謂縱可滅秦乎一虎之牙十麋之角擣其負隅而乘之鼓鼓以作氣而不虞其駭也謂橫可存六國乎緩死焉謂於鬼中三日隳髮十日落齒內痼之日損扁鵲不知其所矣故言橫焉鬼與爲徒者也言縱焉獸與爲徒者也不言縱不言橫而冥無術焉聾瞽之爲徒者也天下之勢一而術有三得上者王得次者霸得下者完其肉而堅其骨矣吳起商鞅韓非三人者得下者也韓非之說不售而吳起商鞅以售故死惜乎吳起之不盡售也吳起曰國無兵則弱士不戰不奮故重賞信罰約已待下與編伍同苦樂士無不效死者效死之士十夫當百百夫當千秦之所以雄有死士而無生將也語曰魏之武士不當秦之勁卒秦卒誠勁五湖何爲而拔哉天下惟柔能剛惟弱能強柔莫尚精弱莫尚勝卒能牽引天下之物而易其所向當起虎髆兕伏之時臥不設席行不騎乘僅以匹夫較拳勇者一旦躪蹂秦師麾之敢往其精誠腸胃有所用之也精誠腸胃之用一則專撓則離使吳起爲將而臧獲分其師亦煦煦焉與士同衣食未見其不爲成禽也況乎以六國之師腠肢續體其意念渙乎不相習又率乍起乍伏若鼠首之於穴而距虛之於庭哉甚矣其不講於術也起既奔楚其術益壯毅然受公族之怨明法審令厚貯強兵以破游說縱橫之口於是南平百粵北卻三晉以西伐秦是天下有吳起彊秦之患也吳起死而秦安枕矣天下多吳起秦亦何能爲也商鞅者吳起之孽影也其精誠腸胃之用猶出吳起下而成流血刻骨之功名令起不敢望者起亦嗇於遇耳雖然起不嗇於遇則天下入於楚入楚之與入秦不相贖也世之人不徒於鬼獸則徒於聾瞽誰與語王霸者但令吳起商鞅並持於世天下可更數十載耳

弦高

鄭事之棘在汜南乎曰然汜南之棘棘於及滑乎曰未也棘而紓之鄭有人乎曰無之也之武垂息弦高賤賈棄其管鑰而長厥寇其在庭者皆肉塑而衣襯之也鄭亦無人矣之武弦高非其人乎曰之武且老矣猶淹之餘也若弦高者鄭固不得而人之耳然則弦高之於之武何如人也曰皆商也之武胡商也曰嗟乎虎逐之躭躭趨陽而背陰失時則荒善本則稔或以之贏或以之絀或以之乾或以之沒故桓文商而伯管鮑商而顯趙狐商而相遹軋屈詰模淺而深勒虛飽相浮往來相軼皆肝腸爲子母而坐馳爲遠客夫弦高之以賄亦之武之用舌也然之武之善售亦不若弦高之善趁矣兩商焉一貝且喪強顏而號於人曰子厭吾器而賤徵之也竟碎矣子亦無所得一商焉出其所甚駭而移其所甚礙壅其前而抗其來屑金以翠敗漆以蟹故翠高於金而漆平於蟹也夫賤商者其亦不可以語此矣毫末之利顧不肯失蜥蜴未及膚而隳其捧璧及其所亡亦踰於所得此之武之絕繼而弦高之襲韋也故良商不賤奇商不賤巨商不賤駁商不賤駁商近精賤商近辟巨商近施賤商近圯奇商近能賤商近殘良商近德而賤商近賊杞子逢楊之爲賊也貨人之國而鬻其君探鄰之囊而賣其主人故原圃不可市而麋鹿自竄矣非其逐之不時也其徵貨之不義而僥倖之不可以持也善賊者殘人不知其仇賣人不知其跡近辟而不避近圯而不失其履扼人之吭而橫其齒張儀樓緩之爲六國市也貴賤無列是非倒置則弦高之戮僕而商賈之棄尸也嗟哉夫今之人皆商賈也峨冠迤佩高館朱軒夫有所取之矣芳名重檢金厥湯池夫有所與之矣語云什商七沒家之不

存而能國乎哉

又吳起

余嘗讀孫吳書見孫子專權變而吳起時仗仁義史遷曰能言未必能行起說武侯以險不如德卒以刻暴少恩亡其軀嗟哉昏迷殘忍之士未始無仁義之心其利有所驅念有所割遂悍然爲之仁義勢輕而功名勢重也藝重於母將重於妻勞重於體有自來矣李克曰吳起好色而貪甚矣貪之爲言害也初吳起將於魯破齊師或譖之曰起殘薄忍行人也且以魯國區區而有勝敵之名則諸侯圖魯矣此誠君子之言而胡曰譖也其後二百年漢師圍魯聞絃歌而去則不用吳起而仁義之效哉

知伯滅岔絲

聞之智氏利岔絲而無道鑄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岔絲斬岍堙谷以納其師而岔絲滅後百年秦用以伐蜀也鑄牛十二聲云貴金而蜀亡亦如之嗟哉利欲昏心而荀瑤之巧也祖此者豈獨秦哉後世奸雄用以陰壞天下亦率如此夫疊嶂層崖攢峯劍閣深溪絕險巨木塞道周迴百里必有一隙有目者能瞧有足者能窮人心之藏於蘊伏也雖離婁之明有所不察焉公輸之技有所不攻焉率受侵尅爲他人之營壘者則先探而迷之故也先探而迷必入其阱雖賢者莫之援焉故賢者之守心固若重關堅若環壁無所出亦無所入不以小利爲大失兢兢乎恐方寸地之非吾有也而況天下乎天下之亡於大鍾方車金牛也數矣而岔絲鼈靈猶且聲出亦哀哉雖然岔絲死而智伯隨之愚人之以自愚也詐人之以自詐也楚有思牛者生致之不可毒死而飽之既飽亦尸僵矣夫非利之兩斃乎人胡不以此語奸雄也

齊威朝周

嗟哉梟雛弱翮見童子而狎焉固甚剛也餌之沙蟲餐之蟈蠃去十日反爲咿喔之聲疲虎焉降其勢而乘於人人養之恐不至也飽且去矣反顧而掉尾也世人遂不誅其殘擊而奇其咿喔掉尾則犬豕而能之矣犬豕無名梟虎有聲甚哉人之愚也田和何人哉首遷其君而扔人之國既已脫於斧鉞而重錫之也周之於田和不亦厚乎富室之翁不誅竊盜又受其報和獨無報耶其幷齊之日至今纔九年耳大夫而侯侯而王齊亦已泰矣當時故國之存僅有燕楚亦已貪戾佚縱兎營虎視手足頭目不能自營而三晉算弑之賊罪無軒輊誰復白君臣之義者遂使桓公地下之靈不得馮人而假戮之然其遷君扔國雖莫之問而田和之心獨無愧乎爲田和者歲脩厥職自附於甸采之臣尚未克贖而隱忍於不得已之後因以博天下之聲雖田和亦不自諒至此也田和亦幾於巧矣牆有隙而人窺之石有虧而人投之人赦其罪而益其封瞑瞑然全不一顧陪臣之輩必有擁肥食腴不問其上者是我誨之也跡未湮而勢見易也微巧亦見不至此使梟將反而磔裂虎將去而咆哮人必以爲不祥而殺之矣其咿喔掉尾則梟虎之巧也人爲梟虎所誑何不對犬豕而稱其能也

徙木立信

吳起仕於楚申明賞罰恐夫公族之從意不從令也立木焉募徙而與之金商鞅效之以行於秦百姓怪之自古未有立信而民怪者也愚百姓而百姓怪之則又何怪也天下之信繄情與理棄理背情惟意之從以此求信信亦遠矣陵谷頓移宿雙不辨其面樹道縣更老馬不識其途憮恍之事譎夫不任其意以素誇詐之秦人而致疑於商鞅者理不容磨情未盡滅也趙高既相欲行其意焉以馬名鹿庭莫敢詰是徙木之意也以羣疑之事行譎異之心而曰立信吾未之信耳

齊晉始末

釐王之庚子元年齊桓公會諸侯於北杏因滅遂既明年又伐魯凡四十年九會諸侯而卒又八年爲襄王十有七年晉文公逆王於鄭取陽樊溫原攢茅之田凡七年三會諸侯而卒僅八王二百二十餘年而齊侯貸死於海上以斬二十九世之統晉之亡則更爲速也自其始伯及三晉分崩僅百八十餘載耳其爲强國去吳之外獨秦楚及燕而魯衛鄭宋卒與秦相終始嗟哉是何伯業之易隳也說者曰桓文之伯也皆文武之戮臣也其陽扶而陰顛之皆不可以見於天子天子無權而天有權有權不自奮而假手於人故田和魏斯韓虔趙籍皆天之假手也田和之遷其君也席兩世之德陰請於天子而三晉之臣則以威凌上分割其土宇等之篡耳正譎稍異各如其始而遲速脩短亦稍異焉甚哉造物報施之甚肯也黃子曰有之而不盡然也以余所聞長廡高閭必有猘狗股瘠於腓難以趨走故千乘之君無備必有百乘之臣在側以徙其民而傾其國然百里之城不死於篡殺而死於侵奪者何也勢不重假貨不厚竊咫尺之溪不可以容鯨鯢也故置金一千爲盜者十置金一萬爲盜者百焉有大智之賈則以散爲聚以與爲取以仁義爲干櫓中智之夫則扃其門牆庭戶而已耳彼齊晉之君皆不及中智以擁萬乘之資幾何不爲大盜積也況乎出於譎詐之餘以爲其奸臣率哉此兩說者亦可俱存也

秦魏始末

孝公初年山東猶熾雍殺之地界於山戎其接鄰之地若魏塋僧號荆楚猾强率擯以夷狄不得尋齊晉之故事然後用商君稍稍礪其牙角則山東激之也商君既相遂雄視西土以一窺七猶五六年不遽出兵以養其寇伺其虛實而乘其間山東偃然謂秦無衅自相剖擊互計膏腴而魏將龐涓悍悍自勝謂穰苴復生吳起再出日尋齊趙之師一陷邯鄲而驕氣掩面不知鯨刖孺子已綴其後當時秦若引兵疾走其疆舉安邑塞女戟下軹道浮舟決滎口白馬以灌厥都魏旦暮下耳而秦不爲者花未盛而果不熟也不然恐韓之引其臂也不旋踵而又伐韓韓請救於齊乃俘其國身子與國俱殲而兵大挫矣其明年商君遂伐魏執公子卬不費一函一戟而授河西七百里此亦顯王四十餘年不恤之寇也其後秦益侵削無已天下大勢至此遂分豪傑之士已弔六國之墓矣夫魏固六國之障也魏亡則韓亡韓亡則趙亡趙亡則齊亡齊亡則燕楚俱亡使魏不以貪戾喪師驕忿壞隣則秦攻韓我守南陽封冀而出武卒於平陽秦攻趙則我守卷衍酸棗而出武卒於河外秦攻齊則我守無胥河內而出武卒於午道其從燕楚亦如之夫魏爲四達之國而以義濟人之緩急威莫重焉惠莫厚焉萬一殺函之衆置我邊塵僅以成皐宜陽之師羈縻而取足況乎齊濟淮潁趙涉河漳而楚出武關哉乃首爲亂闢戈於牆而搏戟於室卒使骨肉相攫以歸於豺虎夫魏不足惜也六國之亡其可惜也客語卞莊曰兩虎甘食必爭且鬬鬬而兩斃乘之必得雙虎矣莊子從之卒如所料也南國之蟲有曰蠟者一身兩口相噬而盡嗟乎六國之於秦蓋兩似之也

擬鬼谷子與孫武子書

天地有奧眇之情不可摩搔之膚理匪子無所聞於我匪我無所聞於子霜飛雷蟄電閃雨施目不敢盼倏然而止動以靜爲家陽以陰爲底陰捭陽闔出於萬物之不見而居其尸顯名勿攖顯利勿仍顯地勿築顯步勿跡顯器勿檢顯臭勿食捭不尺寸闔之數千萬里之遠與萬物爲鏘礪天地爲關鍵其扔以無形之臂也其吐以無聲之咤也其鍼以鈍突之嘴也因其來而司之因其去而縱之有其用而無所用之審其氣相而隱持其輕重疑高而深疑幅而邊疑短而脩疑屈而遷不與衆人爲耳目而聰明乃理明不生於目聰不

生於耳聰明之生不知何起故雄不如雌走不如坐激不如機以東南爲坎窞萬物皆陷焉西北爲結塊萬物皆蹶焉彼有所知我有所不計生者無生死者無死見之爲正不可見之謂奇天地大正陰陽大奇陰門不二陽門不二陰門從死陽門從生除生則死除死則生我乘其屈而用其所除可以棘可以稽可以怨可以嘻可以納可以麾可以留可以去居四而留居九而去留於人之所謝去於人之所取故不可以潛蓄無所游之也不可以寢者無所處之也無福於冥冥者我有所不與也然後能通天地而幾於神吾子其勉之哉於是武子終身不爲將伐齊之後閉戶著書而卒於隱

鬼谷子有責蘇秦書世共信之今觀其文類東漢好事者爲之耳鬼谷之精似苦縣而其用似孫武其咳唾之餘乃爲儀秦儀秦非學鬼谷者鬼谷之書蓋生於亂世爲一種權變之論得術者以之術得兵者以之兵得說者以之說抵巇飛箝之篇非僅爲儀秦之祖也武子晚迹蓋多似之故戲擬一書爲責秦破陣云

縱勢

合縱以謀秦天下豪傑之士皆知其利而不知其害也皆計其成而不計其敗也皆圖害於敗而不圖成之害也縱何以敗連雖共牺胡越共弟則縱敗縱何以成踐盟洹水驅六國之將而莫之先後則縱成縱成矣而胡以敗聞也此夫不諳其勢者也天下之勢殽函處崤山東處瀍殽函處城山東處塹處嶧易爲登處城易爲闕處濕易爲洩處塹易爲壓也今使六國之師蔽邯鄲塞鄭原然其顏行驂附可蹶殽澠者數百人耳蹶殽澠之顏行驂附可抵函谷者又數百人耳六國之師以百萬投之而無用秦以一縣之卒守之而有餘爲秦者亦堅閉其關自營其壘耕其土練其百姓以老天下之師師老志攜腹枵馬罷韓倦於重宿魏倦於重郵異志之徒稍稍引去然後縱其後而擿其殿六國必糾合再計還數百里而効其弩末秦復閉關堅壘不交一矢數日之間六國必疲而韓魏已斃於蹂躪之下矣秦顧不出此悍然一出而走其師則秦之重於示威而輕於取箏也甚哉縱之不可以成也織縱而橫比之耕縱而橫戾之橫終而縱起之天下何物能久縱哉堅縱之術必使楚趙燕齊之兵重戍於韓魏不食其糗糟擾其人民墾土任力不分其功得寸則韓魏之寸也得尺則韓魏之尺也緩急則四國之緩急也然後可折其角而犄其足相持於一二十年之內然此亦滋亂之道矣夫后稷之靈能黍稻同阡而雉麥一甲乎后羿之巧能十鑿俱發而中飛雁乎非子之牧能獐鹿同羣而豺貓一圈乎物久則爭爭則斃斃則必有食之者一二十年猶不可待也張儀曰夫諸侯約縱爲兄弟以相堅今親兄弟同父母尚有爭財穀相夷賊者而恃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以成亦明矣亦知兄弟之攘臂必在父母蓋棺之後也父母在堂兄弟敦睦和氣瀹蒸行者指其閭過者式其門主伯亞旅皆負干城之色今爲六國者亦以諸侯爲兄弟人主爲父母奉文武之典脩小白重耳之規各以卿帥屯兵於鄭原名爲守鼎而實斷梟秦之東道徐焉觀釁而起苞茅可責侵疆可復也又不然盟於周室誓必死之衆決必報之仇審勢定謀批亢擣虛叩而皆應莫之差池韓魏楚趙自爲手足而以燕齊爲輜載則內顧既消而外力可並矣吳之伐楚也更爲三軍以疲其師未有六國而不斃一秦者也令魏觀兵於宜陽出蒲津軍華下則秦師必怒怒必出出則逐北而太行之卒截於河曲垣雍之卒截於渭橋是魏爲嘗而韓趙爲啜也令韓觀兵於軹道出上黨軍蒲津則秦師必怒怒則出出則逐北而舞陽之卒截於華縣南平之卒截於宛東是韓爲嘗而楚魏爲啜也令楚以倉攘之際五渚之甲乘間六日而至漢中全郢之甲入江達汶乘間而七日會巴入蜀巴蜀新附之餘勢固易震而三國之寇已在郭外是拒虎於庭而進狼於巷也燕齊則更易

料矣秦亦難支吾哉弈者不瓌人而脫人之瓌不來人而輔人之夾終日弈而不得一地善用兵者多先人之氣多破人之勢弱而能强短而能長出於所不意攻於所不備師少用奇師衆用志烏獲之勁也蜥蜴及其手蜂蠆入其睫纏引縶其足則庸人勝之勝固不在大也用兵之道先訌其心志次亂其耳目次亂其手足三者之用一固難爲奇錯則易爲出也當其時有田忌廉頗禦佗倪良王廖樂毅田單之屬皆號善兵竟逡巡退縮忍割其土彼馬服君之與孟嘗君公子無忌者不更數國之子弟而用以勝竟何說耶惜哉六國之亡也然六國不亡蒼生何罪而尋百年之師哉六國之亡亦理勢輳合之會也

蘇秦激張儀

蘇秦既相趙錦繡千純黃金萬鎰騎連轂轉炫煌於道亦高據華軒抵掌運籌嗔目而難天下之士乃使价趨召張儀曰君與秦爲布褐之交能高於秦智高於秦辨高於秦而秦先騁其足者亦可握手分席談利鈍之故屈伸之業榮辱炎涼之態傍及古今乎張儀跋涉至趙候門三日不望顏色厲聲曰子亦有言門者如鬼謁者如帝而嫁辱於人耶蘇秦見之則又偃蹇倨傲少爲之禮張儀乃出曰夫貧賤則化草芥富貴則化衝麗世之通態也一人之身亦若此耳歸問其妻曰吾舌在乎舌在吾亦無患矣遂西入秦力主橫議以搆於蘇卿當其時舍人問蘇卿曰夫張儀天下之辯士也而君挫之儀必入秦則吾說有間矣蘇卿曰不然吾固料儀之入秦也儀不入秦而又焉往乎儀天下之躁人也食必取羶衣必取煖居必取巔好懊而不遜人之能今夫妙姬壓肆輸財傾市有後至者必他往矣兩雄一榻可相能乎使儀處六國六國已宰於我儀且登我之俎而運我斧也不然離趙適魏離魏適韓離韓適楚離楚適齊燕皆後於我儀必不樂爲余下矣稍稍見志必陰排吾議而自嫁其說以其巧辨文之阿諛六國之首不一肯也幾何不撥垣而灑人血哉信然而六國無兄弟蘇卿無朋友也圖大事者不少惠婦人之恩可以亡城吾固激之入秦耳秦利六國無儀亦橫有儀亦橫儀不重秦也在六國則秦重矣他日我死秦必爲儀所得志焉猶若相待儀無能爲耳小子誌之君子曰平日無相知之雅故緩急不可共者蘇秦張儀也今觀蘇子之言亦近知人者激之西相恐其敗盟雖未必有此意使當日共事亦幾有此矣

擬客說武靈王書

主父既胡服騎射盡北之技踰年伐中山却林胡樓煩幾千里築長城東抵燕山西極秦韓之塞志滿意遂反於晉陽蓋有佚色客說主父曰夫有振世之見者必多先世之功抱函牛之具者不隳咫尺之型自古聖人能料天下固不爲天下所料也當王胡服之初庶姓駭耳公族異視智謀之士窮揣極摩而迷其所治一旦而滅中山權其奇奪其所擅用其所以剗略盡胡翟之地若探囊倒篋出人背而投之矛鋋然後睨者鞠目稽者垂唇誦非常之業而服大王之功臣謂此時騎策大麓掃除氊板極目馳騁東盡東胡西垂榆中反登大行之上臨眺四城大王之志必有未竟者夫中山伏齊之翼時芟吾野而渝吾郡不足以擠吾垣土然必抱爲不釋之仇一舉而墟之暴秦之於三晉也上郡之途皆爲怨鬼矣生者未長死者未葬蒼頭之士不哭其兄則哭其祖至分先兪皆我狗馬之場也又固默不一念乎夫盡胡之利而僅得胡之土是賈華夏之名而爲胡所貨也王何以胡爲也王所懇懇欲權於胡者以胡爲之用也胡習水艸就便利輕矢强弩超距躍馬來若聚鳥脫兎以散人而人不聚以間人而人不居以殺五償七而不懼貪易餌也佻易動也愚易訌也然不敢以時睥睨吾邊者則大王之賢短其所長而虛其所實也今王不惜纖毫之利一縣之費以要結其戎醜得其腹心則峰蠆皆可爲膚髮然後從親韓魏脩睦疆荆夫以大趙之勁降心戢志與三國相從三

國莫不德燕齊莫不賓觀釁而動一志而合故隆冬十月渭水絕流秦必東備大王乃南致於魏約卷衍酸棗之衆徑趨殽函不七日而至韓資糧道我資羽翼倏勿之間號召樓煩二胡數十萬統以大兵趨以引導結以金錢子女躊雲中九原而下疾如雷霆響如霜石則挺關不塞榆中不守寡然若入無人之境矣非無人也支於東則漏於北百年不侵之胡固秦所不料也即不然亦必喪其倉廩財穀之半以輸於胡胡貪其利必數擾其邊秦計其邊必事於胡事於胡不并力大觀之不可而我始得以乘其斃矣夫報不世之仇天下之所快志也收已亡之利天下之厚寶也委狐貉而蹙封豕長蛇天下之奇舉也成霸王之業天下之榮名偉行也而王實始基之矣語曰有基勿壞王尙忍壞之耶築壇於首山之頂取金於棠溪之底鼓鑄經年劍成而襲之絕不一用則何以劍爲哉胡服騎射王之鼓鑄有年矣而以胡爲無用之劍也先王將沒顧而命曰我死子必登臺而望之及見北伐之俗甚美而遂伐之今王亦登太行而望之乎主父曰善然震古者不謀於衆擅世者不分其功功分不同不可以霸獨斷則利於行吾決矣遂從西北略地詐爲使者入秦秦師覺而謀中慶君子曰以　華天下之大恨也以夷狄不得已之權也此說行則趙伯趙誠伯而猾夏之機亦寖淫乎不可止矣

胡服記後

主父胡服肥義便之公子成曰變古之敎易今之俗迷人之心畔學者離中國願王圖之聽其言惇惇乎愨行也趙章之變竟圍王宮餓死其主言亦無絜哉肥義不識華夷之分則迷嫡庶之誼吾何怪焉然亦主父之能臣也論者曰自古無　之王亦無尸俘之君有奇事必有奇禍誦經持鉢亦胡服之謂也而死生一轍可怪哉

史中記

七國之勢燕取弱一秦取强一弱爲亡形强爲存實故新國三故國三文武之餘臣秦齊楚而已齊北障以趙西障以魏楚北障以韓而紓其力於西北此齊楚之得計也齊已破宋遂有并吞三晉淩躐二周之心甚哉齊之愚也夫三晉亡則秦愈迫二周滅則秦有辭蘇子曰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是以衆强而敵罷寡也齊又誰爲藉乎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乃以宋委於齊齊遂餌之齊眞愚哉當其前年約共爲帝既沮於蘇代之謀再生禍心死不旋踵帝果不易成也周果不易淩也蒙虎之衆卒亡其國爲齊楚者何不謀其得計也

魯仲連

語勒於膽者能令人戰語勒於肝者能令人酸語勒於肺者能令人泣語勒於脈者能令人沈思語勒於膚髮者能令人爬搔而行立此皆降人之說也燕將之守聊城也魯連遺之書曰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此以坐命立以生命死之說也既而曰罷兵休士歸報燕王又曰裂地定封富比陶衛亦不勒於膚髮矣善說者曰智者不昧勢而冥行仁者不死肉而甘毒轍覆於前後車猶豫刃及於臂頑士橫趨也夫公不見樂毅之事乎身掃齊墟下七十餘城其於百姓爲芝蘭也於君王爲炙燖也流言中間前業盡空僅一完骸於趙亦理勢所必然敵國之規笑也公之自料其多尙樂毅乎名尙樂毅乎交尙樂毅乎青蠅之音先後於樂毅乎猶且墨守孤城食人炊骨用無用之智全不全之人自憯鋒戈以快讒士之心而塞無能之口往者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有西南之顧而燕不於此時下援兵剖綬結全公之仁智乃今敵釁已消注全齊而環老邑雖芻採愚夫知燕敎之不至也公亦爲燕阱矣且聊城非燕之故也利新者堅其七利故

者堅其久即使內外俱和定計必守有智者示不冒懼貪之名啓故家之怨以成兩國之好兄弟如故也況乎燕最多事而擊公之肘哉爲公之名計莫若卷甲歸燕明不支之勢莫援之形而請償於趙重齊以講引齊以親通齊以行李割聊城之車幣此數者皆歸能於公而公可安枕矣萬一不然昌國之事復起則東遊於齊齊之士卒感公之義奮公之勇服公之能皆樂從事於公以習其旗鼓而裂地受封與齊久存亦可愧夫天下之驕主棄能臣而資敵國者此二計者不可不早定也早定二計則赭血不相衂矣白骨不相枕矣不禱而享東海矣此仁智之士所不納於患而成就其功名也惟公計而審處之信若然故能令人戰能令人酸能令人泣能令人沈思能令人爬搔而行立伏之而不見其扼也死之而不見其藥也此善說之道也何也孤將傷膽餒士傷肝深憂動肺深計動脈功名動於膚髮而讒口傷心也夫殃鳥之過也以虛矢下之燕將亦殃鳥矣然夫魯連固無虛矢也彼非魯連之言也

擬客說宜陽令

甘茂約魏以伐韓攻宜陽　五月不拔客說宜陽令曰危哉計也內力殫矣而救不逮猶且嬰城待斃是遲命於旦夕也吾聞之瑕不劘於人而劘人之瑕敵國有隙不可失也夫甘茂羈旅之人也餌秦以地而倖食之未有深結於秦而邀盟息壤盟故爲信乎爲疑耶疑事無功疑名無成樗里公孫搆於內王之耳眩矣所以不奪之兵者謂能講於魏而向氏爲之主也今莫若以重寶購魏示以唇齒之勢喉咽之形反覆之不可信而激以蒲衍首垣嬰城之憤曰夫秦非售於韓而親於魏也其醒魏以不見而速其後也夫宜陽誠喪則大梁不可安枕矣城滄津以臨河內決滎澤以灌諸郡撤周韓之障相距不百里魏亦何親於秦而讐於韓乎魏之謀臣策士必有計及此者魏卒誠下則秦王必疑乃走說士西見向壽曰何公之愚於甘茂也未核其實而誑以勿攻子反受報而邀王以盟今魏已反約矣是茂私其國而駕禍於吾子也子盍自爲計乎如是則十萬之師必退於向氏之口矣又不然以重寶購諸姬而樗里公孫贅其左右曰夫盟者詐之長也鄭之婦私於商而屢詛其夫曰吾之壞而室而越於庭有如此盟其夫遂不疑也況挾其君以盟乎秦七克趙城百戰楚魏未有踰月者以羈旅縻師則秦何示天下以無人也計雖不必行而子弟之心益堅甘子之心稍倦矣然後出鞏洛成皐之卒於共甯安成之間多張疑勢甘茂因日疑魏師之下也心日疑而勢日沮狐蜮在外蠹賊在內歷險數千里必不可延吾固知其無能爲也令曰先生之計允矣夜繼而出行未抵魏而秦益師去十日則宜陽拔矣君子曰惜乎其晚也

擬蘇厲責樓緩書

虞卿既之齊遇蘇厲於次蘇子曰長平新破而謀士越郊國無安席乎子胡行也虞卿曰不然秦疲於趙趙未疲秦也而秦索六城不必亡也然長平之士皆飽於憤欲借力於兄弟余不憚此行也蘇子曰秦使知之乎曰未也異日樓緩自秦至聞此說曰必歲入六城也已屏於王矣今亦且去蘇子曰噫甚哉哆口之誑也微吾子亦莫之理矣乃爲書以致孟嘗君屬之謁焉者踰邢邱而樓緩逃且至蘇厲俟之樓緩曰聞之先生天下之偉敏也夫物有雕華刻蔕而被萋苴乎曰無之有懸巢苕葦淩飄而嘻者乎曰無之有彊策蹇驢坐致千里者乎曰無之然則功不起於弱邦樂不生於愁土其憑藉之勢然也今先生以卓越之才雄駿之辨披於雍崤之地懸於函渭之關策百萬貔貅以驟於天下則功軼陶衛名流九壤矣是先賢季子所竭蹶咨且而不効者也乃舍其所羨而入其所悲髮蹙面齒而不得卿相竊謂先生失計也夫白起破韓魏仆犀武取石祈商離探討周梁若此其神先生之說不出則趙魏之亡在一旦矣願使說售而淹其師終沒其將又

者趙爲秦驅以難於齊趙無後矣而先生解其紛遂敗强秦之計夫天下之可與共事者無出於秦矣秦之所事亦魏周齊趙耳而先生皆逆之使天下焚尸瘞骨深數十載者皆先生輩之過也戰不若和死不苦貧故君子不逆天下之勢而逗其毒子順曰死病無良醫醫桑蠅者參苓有不庸也長平之事先生聞之乎夫坑卒四十餘萬降餘之逆戮也割和以六城强秦之廉取也去不以倦來不以貪而趙固斬此彈丸之地不亦疑天下而生秦心乎而虞卿之說猶主爲是也必東走齊割所愛而取償於我此亦先生之智矣蘇厲按劍而起曰夫孺子亦何知哉飯菽粟者享之爛蠹而弗糲也與人處者交之豺狼得百齧而不近也秦固天下之獨獰也耳食而無飫嗥而來凶其索講於天下非息天下也乘人之寢而咬其所不見也使孟賁寢覺左鞬右推則秦必死於野矣然天下莫有難秦者則天下之志分而秦之志一也秦不弱天下不康秦不亡天下不息焚尸暴骨非六國之故也且子謂割地之後秦無毒乎西輸之盡秦無毒乎六國澌滅天下帝秦秦無毒乎秦之與世爲仇也雖十六國而不塡也當夫仆犀武取石祈蘭離之隙則周必危周危則梁必拔梁拔則山東之氣喪子謂此時之懵可延乎夫敕然眉者於其臂敕伐指者於其踵敕亡旦暮者於其踰月以子所言則死人恐不速炙人恐不痛也見虎於牙見鴆於尾見梟於喙見蝎於額莫不叱憤而去者謂其藉毒物以爲威凶性以爲利耳奈何其爭處之也今趙之與齊亦不深審其計矣若余之所爲縱不可解橫不可成二國歡深秦亦無所覬也萬一獸逸於關而羅網共合兄弟俱嘷雖猶盧可以制猛虎也豈必聯楚繫燕率六驅五槊槊然雞飛於商阪嘯嘷之際哉天下有大勢有要機非可以聞於子語其概則秦右臂而趙左臂左不敵右第令左引鋸鋙五指無恙右能遽勝乎韓魏齊楚亦趙之鋸鋙矣長平之禍則齊趙俱疎之過也乘疎而勝是之謂徼因疎而負是之謂愚故曰秦有徼勝天下有愚負徼愚相守若瞑目而進箸入

擊而得珠也子猶竊竊焉爲刈地之談將盡塗天下之目盡聾天下之耳盡縫天下之頰盡鑿天下之肺肝而後莫之阻乎地有盡而求無厭以有盡之地給無厭之求雖庸人而慮之矣虞子豈漫說者哉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此古今之便計也好搏者必死於鬬好馮者必死於水好取鴆者必死於毒智伯勝韓魏攻晉陽卒死鑿臺之上吳夫差伯於南國卒死三江之浦徼勝固不祥之事衛鞅竭力白起百戰秦之將相此二人耳而皆醜死貪地殃民攘鄰爲功非造物之所從矣於是樓子色戰不辭而去蘇厲亦不入秦覲西周以歸

擬館舍人說虞卿

虞卿過齊距淸河五十里館定其舍人穎少請見曰聞之騰蛇無虛徒偉士無漫致而先生胡繇也虞卿曰余游趙來耳趙新有講於齊而俾余董之也穎少曰胡誑臣也先生亦繇秦者耳比秦之講齊也金繒溢車厚情折軸以斷趙之臂趙有皮牢之禍則齊實爲之秦亦深德於齊齊之大夫庶子曰不彌月必有秦使銜情而至者臣故謂先生是也若趙氏之於齊亦無得矣而胡此繇也虞卿悅然久曰余故趙之旅臣也闇且劣不敢以齊爲好鼠食彌甸積殍盈山不敢以齊爲怨惟舊講之是尋以雪乎秦毒若秦則可恩答也秦之離趙齊而肆其東封非厚齊者矣齊懼於秦而怯其師趙亦不敢以齊爲隙吾子何諷之甚也穎少曰不然趙固無此繇也繇亦蹙成也不見前日之事乎三城搆禍齊助之捷反取中陽拔注人皆趙師也趙無利焉而歸於齊然長安君不反者迄今五年耳齊遂棄其好耶視利則動輕躁而貪亦不足與謀矣先生亦何以講爲也虞卿曰然則去援國而危孤城與穎少曰此亦臣所不計也虞卿失色而請以長跪曰夫秦坑我士卒奪其城池復索我六城罷歸而吐嚇之愚謂六城勿與也與之亦無極矣以愚之計不入於秦而入於齊

齊秦之深讐也得我六城幷力而西結兩國之親與秦易道齊其聽我乎先生天下之士也天下之不利於秦亦明矣幸終教之以無疑天下而堅秦之心願少曰信然勿與六城計則是矣賂齊而求援未爲得也夫先生以齊爲何國乎彼故後於人而不前者也後人之戟以前矛爲勁弱即使夕飽六城朝舉三軍視利而動有若臣所言者能遽長驅函谷絕渭躋雍蹂武安君奪六七百里之地而償所喪乎萬一不然望旗而靡重掩於甯共之外是再覆百姓而空喪六師也先生之計亦危矣虞卿曰然則齊可棄歟曰未也齊之方醉喝之則起飽之則寐矣先生亦東見吾王曰夫趙亡而齊非獨存也趙危而齊非獨安也當秦下軹道刦三川搆難於韓趙氏亦謂無事耳一旦拔上黨潞澤諸州近不數百里而戰邯鄲之郊乃知克韓所以克趙也今武安已拔皮牢已喪則常山羊腸不足爲險斂三百里而渡清河莒城即墨不旬日而抵爲齊存乎爲齊安乎況今與國未有無事者也樂亂而傍觀則齊亦不得於人矣趙雖餘敗未可輕也激以讐敵伺以形勢齊必俛首耳然後以東南數郡料理大梁補河內之虛而實其宿憤死志相結生形共之日教訓其頑弱而堅其營候討其不振而生之忠雖長平之骨可以戰也是非齊之地小於魏也甲寡於魏也人疎於魏也魏與趙爲手足與魏爲耳目不百里而趨河外之師形既便矣害既切矣能前人而不後於人者也夫强國莫若擇交雪恥莫若紓謀地有不可割者剝己以自弱助人以自攻也利有不可分者已滿則人倦爭甘則必鬬也害有不可先者深入之計常危爲應之兵恆逸也今趙之地東有清河西有常山南有河漳北有延塞延裔三千餘里失其三城未有所缺益以大梁之兵亦六七十萬不竊於人而誰敢竊之哉昔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制紂於牧野勾踐以會稽之餘甲楯五千禽夫差於干遂豈武王借勢於昆吾而勾踐乞師於齊晉哉駕義之車無完城審勢之鋒無硬肉也先生審之虞卿再拜稽首曰微子幾敗人事矣今而後知世之偉人也終不敢以說聞俄而秦使責地圍邯鄲齊救不至

樂毅

昌國君之滅齊也下齊七十餘城僅不克莒卽墨然則田單善守乎爵賞不行縻軍觀望乎氣已怠而怨方堅乎解圖施令因壘而降之意乎此皆深求其故者也夫順風而呼一息數里然有峻嶺回谷則音不達莒城卽墨者齊之嶺谷也當濟西乘勝之時毅能以孤師遂撼萬乘之衆乎以强秦三晉之聲喪全齊之魄也强秦三晉縻其外而燕以方鼓之氣躪之無不碎者且齊所恃直有楚援耳淖齒肆毒君死國分全楚之民不皆書邑也無百年不解之恩緩急俱忘之氣則亦瓦解而去耳毅者誠仁之不以强楚食與國明矣强秦三晉之師一去齊國固料燕之易爲也所惜者區區數里之地不滿萬夫動必覆亡不如堅守孤城以俟諸侯之至至三年而燕不益師毅殫其力新君疑於內士卒惰於外昭王且老矣雖十毅無如一單何也毅之不下二邑非仁義之過也前後之機殊而攻守之勢異也審機者不移時而留釁審勢者不久頓而隳名圍莒卽墨當在七十二城之先存莒卽墨卽在七十二城之後也淖齒以戮齊人有君不以此時存二邑撫其餘黎鎮其社稷割數百里之地以託之附庸而汲汲焉守不利之師攻不服之城喪前威生內貳亦未爲智也謀王之讒安知非單之所爲哉

伐蜀前記

愼靚王七年司馬錯請伐蜀既九年爲赧之甲寅而秦拔宜陽又五十年而秦始挾天子云夫使周延若綫之命垂六十年猶得號召諸侯之兵者穢德不章厲聲不遠在天之靈未忍遽絕耳不關於暴秦之强弱也秦得蜀不以益强無蜀不以益弱雍州之地已足以臨高而虎闕矣劍閣之陽無千畝之頃蠻夷無擊距之

風氈裘狗馬珠金翡翠之屬知無利秦爲也而其職貢已在孝公之世蜀川巴水不絕輸艎又烏用伐此不侵不叛之臣哉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秦而不爲名利則可秦而名利矣張儀之計未爲拙也親魏善楚下兵三川此范雎所窮年揣摩而僅得其意者范雎相八年而天子西狩則遠交近攻之術先竊之也張儀竟以客死而范雎獲全則先事者之先禍哉緱氏不塞南鄭不絕三川不攻一委以戎翟之利而延六十年皆天也司馬錯曰周知失九鼎韓知亡三川必益力合謀以因乎齊趙求解於楚魏則鼎入楚而地入魏矣夫鼎入楚地入魏則楚魏唇亡楚魏得享則三國必爭武公謂昭子曰韓以器之在楚臣恐天下以器讐楚也器讐楚則地讐魏羣天下而自斃之此固非余所臆也

伐蜀後記

秦固天府之國也膏腴數千里帶甲百萬商君一師坐受河西之地得尋而不喪其寸秦亦雄富矣何谿壑之不厭也司馬錯曰王之地小而民貧故臣願從事於易今讀史策特書愼覩王五年乙巳始伐蜀庚戌惠王始請以武關外易楚黔中而蘇子首說秦曰大王之國西有漢中巴蜀南有巫山黔中便詐之言固不可信乎富國者務廣其地强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非錯之衷言也

擬莒大夫說樂毅書

昌國君圍莒既經年不下莒大夫乃遺健士致書曰破國餘臣力不抗明威僅足結其餘黎智不幾明算僅可科於一得聞之蛟龍擇淵賢人審勢勢之所居有所捐必有所償勢之所去則徼一時之利必有百年之悔矣今君亦檣於天下之勢乎天下之勢垂於楚闕於秦而懸於趙楚趙之於齊亦甚比矣趙人五戰而不得十城楚數淺厲而從之親者非其力之不足以濟也畏夫奪秦之利而貽秦以餌貪之名也秦之言曰我得臨淄東海之地則魚鹽致塞矣我得燕山滹沱之域則旃裘狗馬充庭矣竟垂涎數載不敢芻牧吾鄙者其心固無一日而忘燕齊也韓魏猶强則齊得其蔽燕亦受之今韓魏之亡固岌岌耳往年拔宜陽今年拔成皋韓魏無齊則其亡愈速燕無齊則是自撤其障也夫秦所不得攻燕者必歷韓經魏涉清河垂兩海越數千里彌月一闕耳又不然亦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戰於千里之外今燕撤齊之障於魏彌迫而秦彌近故宜陽之士五日而假淮潁七日而抵清漳十日而擾君之封疆君亦自爲備而莫分之毒矣且趙非厚親於燕而重讐於齊也謂燕即入臨淄輸祭器掠寶物而歸於都人心必怨怨守必堅堅城七十二必縻百萬之師轉十年之粟然後渡滹沱涉易水不五日而撼全城矣今以君之略社稷之不幸風閣瓦解淪胥以之士傷於心鬼哭於墓先君之靈憤懣於天趙氏已有憬然而悔禍者又況乎取萬乘之國約四鄰之兵功擅於己利不分於人强秦三晉其志亦不戢矣君亦不聞勝國之事也乎昔智伯氏滅中行圍晉陽吞併二都而憂一主中山亦千乘之國也敗趙氏於長子克燕軍而殺其將然皆身死國分爲天下笑者何也是即燕齊之事齊滅萬乘之宋弱三晉之師自爲功先天下地廣列國然而力勞氣索兵苦事煩取天下之所甘勢不可以獨飽故一折而入君之手耳而君復獨飽之也天下之患莫大於叢人之所爭而主人之所摶據人之所高而乘人之所禍今以全齊之大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折三敵韓折三敵魏五分四裂之尙可王其子弟爵其能臣而娛其耳目心志一旦席捲於燕了無費也君以爲秦楚之心何如也夫秦固欲齊之遄亡耳誘之以東帝弭之以驕宋驅之以强燕齊遄亡而燕始有隙矣非秦之不利齊也其奇於買禍而永於取價也齊楚舊睦三晉生心君固不聞之乎尾大之不掉也主怨之先亡也城壞之則畏也此皆天下之勢也智者不背勢而圖功仁者不昔勢而見德今君之仁智亦聞於諸侯矣頃刻之間七十餘城

禮賢弭暴近世所未有也然晝邑之令曰不下我且屠邑既又虔劉我人民戮我卽墨之宰雖非君之意是鑿毀之下未習君之德也何以服我孤臣之心哉爲君之計莫若審夫天下之勢而溥其功寬二邑之力而君我立王歸報燕國曰燕之有齊是秦之東蔽也齊入於燕是天下所共利也蔽亡則寇必先利先則害必隨燕天下之招矣必折國之半以反於齊俾齊爲扞圉之臣則魏不敢渡易水趙不敢擊東胡魚鹽舟車之纖不絕於道亂而討之浹而復之怨已報矣毒已消矣天下之諸侯必德燕重燕仁燕信燕雖有暴秦不敢生事於燕而君之名甘於黃流尊於九鼎願心咫尺之信悻悻之威計滅二邑而後安枕二邑之士雖甚綿力哉皆庸其君傷其大夫糾合之餘若膠與漆計不復全則得一確聞以死於城池之下於君之仁甚無益矣而天下諸侯必有憫齊而起其貪藉齊而洩其怨者嗟乎齊惟不料其勢以至於此而胡燕之不料也楚有養由基者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皆中之左右觀者數千人皆曰善哉一夫撫掌而笑基曰客不足吾技乎客曰夫去楊葉百步百發皆中之不以善息少焉一發不中百中俱廢有後至者見公之不中不見公之百中是予代後至者笑也今王老子壯彊久疑生盛名之下不可以據萬一煨燼之餘背城借一雖少莒即墨不過二萬人各一可當十恐夫有後至之笑也惟君深計而俯恤之昌國君得書曰信然信然君命之矣不可返也居數日而齊之封至毅辭不受以死自誓頃之昭王沒毅遂奔趙

藺相如

藺子完璧古今疑之此亦渺識之士矣夫藺子用雄乎胡屈於信乎也藺子用雌乎胡伸於澠池也藺子用罔乎胡屈伸之妙於用也用罔之徒雄必破其冠雌必破其卵而藺子胡全也藺子曰秦以城求璧而王不許曲在我璧入而城不出曲在秦藺子信秦乎信不在秦也信曲直乎秦固無曲直也藺子亦有所信矣當時趙魏方睦秦必首事於韓魏趙者韓之倚蓋也叩腓而咢其胸躓武而疎其髮三晉之情形也秦之貳趙魏而可一於韓孺子之所未喻也夫趙方數千里北盡雙胡樓煩之地弓矢騎甲良馬勁士什七於秦秦即有事而越山踰河絕韓上黨走戰千里之內地險而與不多勢絕而援莫至不然則道河內踣鄴朝歌絕漳滏水批邯鄲而亡韓魏之攖其後是榆次鑿臺之事尋於今日十五城其不足以償之也秦固不敢難趙也非不敢難趙也圖韓魏之利而維其害也爲秦之計莫若破天下之縱而行近攻之術一旦悍焉爲一璧之故戮人謀臣陵人社稷天下諸侯灼其慘虞其無極車轍亦不西向矣然後楚趙復合燕齊繼發廉頗李牧之徒以方鼓之氣有名之師驅六國而封其關閼與之捷亦不在秦矣況乎韓彊未生兵力未疲南陽未割野王未拔上黨未克夷陵郢聚未燒王未老主未少將相俱有所料也秦之不先以趙爲事明矣語曰頃刻乘風頃刻揚帆戰國之士所謂錚錚之傑者皆抵掖而鬬捷按喉而吐氣非盡無見而然也令當時璧入而城不出藺子緩頰曰臣固知大王之弗與城也夫璧非趙寶也而十五城秦寶也今使大王以璧故而亡十五城十五城之子弟皆厚怨大王若弗予城而紿趙璧以一璧故而失信於天下臣請辭就死於國以明大王之失信則秦王亦曰子行矣夫結緣懸黎隋珠崑玉皆非秦產也而充於藏昔楚文王與先公爲婚媾之親既許於秦矣而强賈於晉大夫趙氏無以爲也其秘之爲我內帑也而盡受城乎自某至某若干商於之事藺子顧不聞之耶曹沫之匕首田文之狐裘兩無所投之矣計此時亦餌於無何之秦而示天下以弱哉夫責豺狼爲鶡虞狙猱爲曾史雖黃帝無辭焉惟夫戈矛未喪藩籬尚周始得喑咤而距其一二又且柰何不料其勢而嚅嚅焉爲赤子之信爲也信不可施於秦不可責於秦不可復於秦藺子已料之矣十萬衆壓邯鄲責信與璧藺子亦已料之矣夫藺子者而用罔乎哉藺子者有所信者也

不佞在版舍則高先生之誼謂拯人之溺不啻在已不虞其教人以叛也叛人之臣在守則穢其班在里則穢其籍在席則穢其筵小有廉恥者拂然去之奈何其出達士之口也吾聞之蹈利破智避死滅勇隱忍壞忠智不分於顛沛勇不挫於傾危忠不分於窮累故三者所處風雷爲之磨礪日星爲之昭致三者所去生行尸而死溘骨矣是不在死生榮辱富貴尊卑之間也在死生榮辱富貴尊卑之間則伯夷羞於盜跖季路讓於孔悝李耳殿於榮夷也夫齊乘燕之亂驅其都夷其君相攘其重寶囊焉有席捲之心燕之痛在骨體是以約其餘黎而效一戰以齊之靈將軍之智一旦復其完城不失寸土是亦齊大夫之守也而齊之於燕亦兩据其算矣人莫不有君莫不有土宇子即使齊喪南陽又喪平陸翻然有改向之心亦僅完其保聚吾不以此僥倖也況乎濟北之利定據期年自守聊城時已計及此乎特以千里之圖已著於版數雉之城皆吾主所撫定者主撫而臣亂之罪無極矣即使先生以尺一之令誨諸麾下其若之何夫燕齊之相遇今既朞月斧刃之血各相濺也二三之士炊骨於市齊不亦撐於野乎然而燕救不至者謂不佞之能爲死主不爲生虜也是燕之於不佞不爲薄矣國即多故未有若先生之所言者也觀望而爲則不勇內亂而衰則不忠傷士卒之心以憤先王之靈則不智且先生不見前日之事乎莒城即墨僅七千人環攻三載而不禁其芻牧者何也非樂子之劣於孫吳而將軍之高於墨翟也戰以服志屈力爲下彼誠不忍破人之智滅人之勇壞人之忠以遷就其功名耳且晝邑之事諸君所耳目也爲諸君者賞王蠋乎賞七十二城之宰乎不佞頓王威以辱社稷負恩負罪不相亞也而王猶寬假期年不代以別將俾糾合其子弟不佞之於聊城俱生死矣裂城定封富比陶衛非所望於齊亦非所施於不佞也天下有因屈爲伸因負爲勝者威名是也威可再立名可再振而智勇者決不再成雖使夷吾曹沫復生不能棄其死業而享齊之利今以先生之智排難解紛投無不聽搏無不散則莫若喻齊之將卷甲櫜矢椎牛享士無弊其子弟以服不服之心名已刱壽旟矣勳已勒鐘鼎矣何苦苦焉生死交易日靡國費俾不佞不得暇就死也而先生顧爲是計以激聊城之餘士蹌踉欲奮蔑千古之誼開反覆之端猶日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蔽也則余所不敢料矣還以矢下齊師遂自殺魯連聞之曰君子不毀人之節而貪其功挾人以詐而速其亡吾愧燕將矣遂逃海上去

魏無忌救趙議

秦圍趙而令於魏曰吾攻趙且日暮下矣有救者吾必遷其戮信陵君請於魏王曰夫趙魏相倚之勢也趙亡魏必從之釁不可玩也魏王曰救而得衅是招之也誰則任之止晉鄙於鄴師故不下趙勢愈急信陵乃屬賓客五千車騎百餘乘前赴趙壁道遇侯嬴曰急哉公子無他奇端而欲制秦君如以肉投餓虎何功之有信陵君曰不然夫趙誠斃矣昆陽召陵賁棄卷衍淮潁大梁非魏有矣而無忌獨有其信陵乎與其生而秦虜也寧死於恤鄰耳毋爲人笑其自斃於袖手也侯嬴曰益危哉生而有益於梁胡死而無濟於救也信陵君曰我有所處矣夫黃歇將師十二萬離版塞五百里不數日而達邯鄲而秦師偃然無患也或語之曰晉鄙壁鄴楚卒猶夷秦色甚逞矣僕以五千之士擣宜陽踰勾注斬羊腸之阨約楚軍旦暮而及攻其所不備擊其所必散秦師必有左顧之虞而訌於楚魏以謂百萬之師已探其後也是以必爲邯鄲所中矣先生以爲何如者侯嬴曰此亦兵家之奇算矣然非公子所以自重也夫公子以五千之士假楚魏之威而臨人之所急若入虎穴以持其子恐難爲料矣夫懷實者不夜行肉食者不市酒爲公子之計莫若奪晉鄙之軍以會黃歇其勢甚重而名甚尊機甚迅也公子曰夫奪將逆行也矯命無君也而出奇郤敵顯事也舍其所

馨而用其所忌未之敢信矣侯嬴曰自古聖哲之士不避隱匿之形引嫌株守賢達所不蹈也今夫恤鄰而解其難則謂之仁防患而圖於鮮則謂之智功成而歸於君則謂之忠公子決矣無自隱避也公子曰然則爲之如何侯嬴曰賂如姬竊虎符拉晉鄙而奪其軍君子曰天之全趙也而魏得兩奇焉無忌之奇以正侯嬴之奇以狡以無忌而用侯嬴是天之曲於全趙也亦戰國之上梟哉

擬客說武安君

武安君既克趙坑卒長平拔武安皮牢以歸復柔地於趙不與將大肆於邯鄲其食客前請曰臣聞之神弩之射也納彎弧之星察太陰之弦不望後以旨及其志有所利逐原空藪窮日夜以及於晦也弓勞幹折喪決斷弦乃仰天而嘆曰夫月盈必虧時滿必昃吾亦犯造物所忌矣今君不極亦犯造物之所忌乎七國踰今强戰者三商君之理也極身無二虜公子卬破韓折魏擴地千里而殉於車裂吳起仕魏逐於功高入楚而相郤諸侯之師南盡揚粵禍亦如之至樂毅之身降齊七十餘城破萬乘削宿世之憤然終客死爲田單所笑此數君者皆趨虧於盈趨昃於滿而迷其所止者也夫有陽則有陰有晝則有夜極禍之於極福比鄰而共域天道居其三人事居其七穰侯之黜是君所耳目也走芒卯馘暴鳶圍大梁入北宅拔城開地計數千里是君所不上也馮元舅之親謀無不聽求無不與指麾所及時生風雨是君所不加親也然范相入而陶朝出幾乎離死於什一之間則必有故矣語曰功高莫賞勢重身危故匠嫌多技而宮妒娥眉今君破楚服魏連壓三晉威已見矣封邑數百里世世稱君報已得矣猶且不息必破趙之都滅趙之祀君謂此可移范相而奪其位乎可侯邯鄲而分霸業乎此樂毅所竄於孝王而田單幾危於九子也鱷鯉不共淵梟雉不同塒故宰嚭庸而子胥汨子蘭相而靈均沈智者灼於亂先不事至而惙惙故范蠡泛舟終身而不反也且公亦稔趙事乎長平坑卒四十餘萬趙蓋岌岌耳趙而以死爲事也則六城割矣六城而不割玩秦之師則趙必有生計也爲趙計者必東走齊南走楚魏不惜所喪以結其所與爲齊楚魏者必貪利冒害赴攘秦之名恤鄰之義而取六城之實若以此時能以七戰餘師郤四萬乘乎是未可料也人事當權天道當推凶器不可習威名不可萃武王克商流血漂杵召公省懼日大軍之後必有餘咎今君之戰也積骨以陵棄尸平壑其以此爲祥也無故而殺一士不慊於衾枕四十餘萬人非君之仇戮也君於此亦可以止矣善博者有所不食也善戰者有所不餌也委蛇知幾聖人所有事也壽於喬松安於泰山賢者所色喜也君亦有意於此乎則歸聖於大王歸能於范相敎三代之業陋衛鞅之技自處於谿壑之卑朝見大王曰夫帝人固不在戰也傷極則怨深怨深則憤重匹夫憤重猶不可迫況萬乘之國乎趙所不與六城者其意未可忽也王亦思所服趙乎則君之德蓋百戰矣不然稱疾不出從容引避舉鴟夷之通是天下後世所奬羨也唯君圖之武安曰起知死所矣今師不出罪亦且至姑爲之哉或晚於有利也不踰月師敗死於杜郵

魯仲連不帝秦

語人曰秦不可帝十人而九應也語人曰秦胡不可帝十人而九默也夫秦胡不可帝也爲弒共主乎爲奪九鼎乎爲奴隸而千其主乎爲　而宰中國乎田篡姜三國篡晉楚猾夏而燕留殘秦胡不可帝也强而弱食小而大吞六國所同律也使齊楚趙魏稍稍肆志能不梏然而自號乎夫仲連所惜者非名也勢也仲連曰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從而帝之秦將行天子之事以號令於天下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能晏然而已乎今以童子共處年位一也而責之使拜必拂然去矣仲連亦童子之智也夫秦所不可帝者二德涼而毒厚也國怨而民殘也天下所不可帝秦者二

履錫於二周而辱生於自弱也使對垣衍曰六國固有帝矣剖我土者我治者也開我祚者我戴者也剝我食我者我仇昧之也周鼎猶在不敢二心以傷秦文穆之靈若秦肆其文德以庇諸同列也敢不率事其剖吾土而土侈之也是下封上也六國愚亦不聞命矣故曰秦不可帝也論其勢匪秦莫帝耳則胡不可帝也

廉頗呂東萊已有論著今不錄

讀范雎蔡澤列傳

賞讀秦策蘇季子北見李兌三說不用憤於諸侯之不逮列國之無謀也西見秦王黃金盡而黑貂茸矣書十上不聽去秦而歸羸縢履蹻負書擔囊形容枯槁狀有愧色歸至家妻不下紝嫂不爲炊父母不與言乃揣摩期月抵烏集高談華屋之下以取六國之印非季子之愚於秦而智於六國也時有未遇而先投者困也既數年縱勢大合秦始悔於當日之過也闖茸之徒爭入其網張儀樓緩范雎蔡澤各以片言而取卿相則皆季子開之也太史公曰世所稱一切辨士游說諸侯至白首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爲說力少也季子之入秦豈所謂說力少者哉雖然范蔡不窮則亦不激季子之謂也

又蔡澤

游宦有妖人說士是也說士有尤物蔡澤是也蔡澤竄於趙辱於韓蹶蹻被禍而游秦市揚言曰我見秦王必因應侯而代之相既而偃蹇高談睥睨橫生藐焉若計芻蕘而呼厮隸其致感於伸縮也燭照於榮辱也推移變化於止足也恩怨之談若負之刃而割其腹也夫以繼掖羈旅而庭折人之論辱人之相氣不一撓可謂極辨矣俄取相印一哄而歸了無沾芥可謂極智矣自有說士以來未如蔡澤之詭也而附於正雖聖人無口焉桑之拱也雉之雊也蔡澤之相也古今之怪也

擬穰侯責范雎書

穰侯見逐居於陶十年而范雎免相穰侯乃老矣公子悝在使其客詐穰侯書以遺范子曰夫邯鄲之姬少而婉綽豔而善媚也與其姊處則不相能乃錮其文疏而淨其牀簀也既數十年妹姊俱老粉色剝落不堪綺縠嚅嚅焉悔昔之非相掩而泣也今公得間矣亦使冉爲嚅嚅之語乎夫冉非蠹於秦而貸於鄰國也非壅其所行而食其所減也非黨魏齊而仇於客卿也當客卿初入之時客亦語冉曰彼其哆口而眈目者必不利於我冉謂推賢之故毋以己擅也故屏逐客之令俾得闢於永巷冉亦無所尼其道子必離人之骨肉間人之親戚斥逐左右以效床簀之語則秦之先靈實聞此言今以冉之不肖無所逃罪抑可爲毋追之白乎夫昔日之三晉非今之三晉也河內完則許鄄諸州勢不可破宜陽城臯固則韓有全城韓魏無憂則趙楚皆爲難矣客卿魏人也西河之師拔城六十責地四百里繼以白起擒公孫鹵首二十四萬而魏始不勝又者華陽之戰鹵首百千取卷蔡陽長社觀津以東服齊宜陽之捷復舉五城斬首六萬則相冉之日也韓魏疲師東衃西漏客卿顧不見也耶韓魏之餘獨有楚趙楚挫武關辱其主而得其八城楚已頓矣復令白起拔鄢郢而燒其夷陵舉宛葉竄都於東楚始覆亡之不暇而敢與秦爭韓魏也至往年克趙拔三城取武安皮牢坑卒四十萬終冉之身於秦未有累矣不幸一跌而白起死於杜郵爲秦士所痛心而天下所竊笑衆庶囂囂未有代公而受咎者也夫冉相三十年始得一白起蹂九年而白起屈其用席人之藉者不計其初因人之便者功亦倍之三十九年之後固無以魏冉白起爲也然當客卿初入之時魏固有河內乎韓固有宜陽乎剛壽之伐固喪師而憂主乎太行之道固通上黨之兵固下乎此數者皆不必客卿而辨之然客卿入而魏冉之徒無生地者魏冉之徒不足惜也芊戎市悝皆有勳舊戚屬於秦聲惡不彰而遽以羈旅白

其罪狀芊戎市悝亦不足惜耳若太后固先王之匹而吾君之母也以外國之舌而空人之庭剖人之家割人之母子以自便其身圖安知非敵國之諜間哉然冉不以此自辨者謂詭異之事不可以久而王之明聖實生悔心也迨至十年太后幽錮冉老且死而公始從容避位公之計亦巧矣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而何敗吾類也五尺之童不操刃而奪人食者理有不可辟有大犯耳襲辟以爲安悖理以爲祥邀一時之利壞千古之倫雖冉知其不可況其立功明治自高於世者哉狂惑之人亦知譽其譽而德其德譽施於母子德施於叛人母乃悖歟安平王稽皆冉所踈而公所親也白起芊戎皆冉所恩而公所怨也富貴薰心愛憎亂志遠交近攻固爲魏耳誠爲魏則不託於秦而秦已泄憤矣胡毗詆焉陷君於不孝而誣人以不忠也應侯見書感憤而卒

擬子順辨性

趙荀況既爲理學與鬬士爲處詭夫爲交貪主之所令暴臣之所引語遂以其耳目設爲心腹宣言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子順新自魏至不見趙王走謁於荀況曰夫先生明王道飾禮樂去擊捩之說無種之學以闡於末世所事可謂至矣然曰性惡似有所壞也荀況曰聖人之理緣以禮義飾以章華以明還目以聽還耳以混沌還心明者能視也聰者能聽也混沌者視聽所不宰也視必五色聽必五音色愈豔音愈淫則好愈篤聖人此謂紺間此謂靡曼故聽無聲之聲視無色之色此非耳目之性也以惡還性而緣飾之若馬還其走牛還其觸而穿絡之也雖聖人不能去性惡矣子順曰何言之過也夫惡非性之故也不明其故天下從此壞矣夫惡稱聲瞶善稱聰明人生而有視聽視穢臭則掩其睫聽梟號則塞其耳惡性之人不視腐尸而聽嗥虎也今夫孩兒之耳目觸汚穢則損其明聞震號則損其聽其生最眞其性最明視聽者亦性之所露也其不屏淫聲揮豔色者則情之所及而性所不注也馬性以走而蹄齧爲氣牛性以任而觝蹋爲氣人有情物有氣皆佐性而爲用聖人之緣飾匪以治性而以治情也聖人卽情以爲性賢人葆性以馭情堯舜禹湯率性者也而先生以爲惡不亦過乎荀卿曰非然也性之所溺是謂情情之所生是謂性夫饑而欲飽寒而欲煖勞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饑見長而不敢先食者將有讓也勞而不敢先息者將有所代也讓代則善不讓代則惡而讓代非性也赤子得環取之則號攜搏黍焉不分於人此之謂童心故陶人埏埴工人琱斲皆非土木之性也型範生於不圓準繩生於不直是性惡之明驗耳子順曰夫性方者不圓性曲者不直其不讓代而讓代也聖人不能强其心而塞其口性之所動若或教之此之謂也故陶人不陶木也匠人不匠土也型範不施準繩不引而圓直之性自在故脩者爲梁屈者爲斗薄者爲楹皆無惡焉惡之生不於蟻蠅則於風雨也蛸蟯動植皆有善性人少而孺慕長而敬兄視高而仰見人之笑色而趨皆善也未見其爲惡也荀子曰夫聖人所謂聖者處華堂而思茅屋厭膏粱而思藜藿也人人必爭所安而奪所怡則其善惡必與聖相反也男女雜坐而呼爲淫夫婦共榻則得其正淫人之性而正非其本始也故分別禮義者後世之假名也以名爲性猶以行爲身也怒而角鬬喜而相狎物柔而折其腰山夷而陵其巔皆不學而能不慮而得者也學而能慮而得其於禮義非性也子順曰夫處茅屋上漏下濕則苦其身食藜藿則拒於口惡事苦心惡言拒口人必脩其禮義而導其廉恥者所以爲安也此人之性也雖有至愚之人不忍置己於不肖故言堯舜則躍然喜言盜跖則皺然而怒夫人見溺而呼見殺越而罵之者何也眞性之所動也物柔而折山夷而陵無情之故耳情性所維雖死馬必問其故毀卵必詢其因易於行仁也走險之夫惕然而恐平陸安步焉豈好惡哉荀卿曰此孟軻之言也以爲卒然之頃可以見性乎夫性之於人若鳥之於空獸之

於壤而魚之於水也鳥之入水獸之馮河魚之登陸百則得一焉平常之於倉卒亦得一於百耳今人閒暇則思驕樂久處則思佚淫至於流離顚沛則亡其所以閒暇久處性之本質也如水性安流遇陬礁則激濺其波非性之故然也而孟軻曰今人乍見皆有仁心豈其平居之故哉子順曰夫俗累之溺人也百轉而不回也繭練之素不百日其染而被之也或五六年或三四年是染常而素暫也一旦色落微見本體若人之有偶會而生氣也人生而不見於習則惟見其親惟見其長不知利而趨不知害而避是黃帝神農之治矣故黃帝神農之民率性而亡性有情而無情食無濃薄衣無驕彩處無龐确若螽斯羣處千百而不爭略見其性今之赤子燥髮則見白刃五歲而戲矛鎧少游於市則見搏鬬囂喧其長亦然則習之所使也荀卿曰亦狹哉吾子之言也夫天皇始生而濛洞亂世魑鬼亂於神農蚩尤亂於黃帝堯不亂則不乘顓頊不亂則不因人性不盡亂亂亦人之性也故神農無白刃而有椎竿黃帝舞矛鎧而造白刃因人性而代其所治也人有目則視四隅而窮其色有耳則聽五聲而窮其音有四肢則窮其造作踏蹂快便逸縱搏擊趨避淫舞皆秉於天也故順性情則兄弟相敵矣夫婦無匹矣父不及母矣道無朋友矣耕讓畔行讓路不起於胥庭也亂唱而治應之亂斷而治續之亂先而治後之亂者自亂也治者所以治之也治性以善而非其性也拘攣赤子不及於門及其長也不辨牛馬不分菽麥不識夫婦既稍有識則呼牛爲馬呼菽爲麥姊妹亂於兄弟性不虧矣而可爲善乎子順曰噫夫物始小而終大泉始清而終濁人生而搏鬬乎生而誶罵乎生而淫侈乎其始少也非母之懷不安非父之食不甘教則易聽喝則易威呼吸言語而可以卜其長而習禮見義而遷是踐形之性也木之勾萌生意不盈掬長而尋丈長千霄枝葉萬億皆有本性故禮義節目皆體之數在少則少在長則長彙而擴之其大不增其廣不濫及於見利而爭見勢而就傾軋百出皆生於所見不生於所性性居於清虛之宇無目而能視無耳而能聽無手足而能持行耳目手足可謂性之器不可謂性也至愚之人不損其性性之惡惡於多智不惡於混沌也荀卿曰然則人之性亦愚矣今夫空谷之民不辨詩書不喻禮樂不分嫁娶或坐之通都文几之上則人爭去之去惡而就善也然移通都文几之衆空谷千年則亦如是而已矣故試去君上之勢無禮義之化法正之治刑罰之禁倚而觀天下則强者害弱而奪之衆者暴寡而譁之天下之悖亂相亡不待頃矣故曰性惡也必使離其視聽持行而求性人亦無性矣子順曰此以生爲性之說也夫薄願厚惡願美狹願廣貧願富賤願貴皆以治生也非性也性有發動而無造作有安奠而無戀處有流行而無馳逐居至尊守至寧若惻隱若羞惡若辭讓若是非皆發於至尊而動於至寧治性而非以治生也治性無情治生有意無情之情故堯舜不以睿哲異常人神禹不以聰明異不肖今使道路之人各明其性則皆聖賢也又使莫唱之亂則莫敢亂莫道之淫則莫敢淫莫奪之衣食困辱其筋骨則莫敢爲盜賊盜賊之生生於窮苦也今之荷戈而戰死若邱陵者豈其得已哉荀卿曰此亦不明於數矣夫所貴堯禹君子者能化性能起僞能變大且遷盜賊教誨顓蒙也使人皆善率性而足則天不生舜禹湯周旦尼邱也天生舜禹湯周旦尼邱所以異之耳然此數聖者猶不敢謂性善而求其師故堯師壽州舜師務成伯昏湯武師伊周周旦師父尼邱師孺子今曰人性皆善則曷貴有堯禹君子也哉子順曰夫堯禹君子有異於人非有異於性也陶埴而成器爲甑爲甗器不同而無異土琱琢而成形爲鳥獸爲梁斗爲耳目口鼻手足形不一而無異材此先生之所明也先生曰塗之人可以爲堯禹使性皆惡而非善則桀紂滿世盜跖遍野矣桀紂盜跖之習也或語之仁義則擢其筋折其骨剖其肝而食之今責性惡以爲堯禹亦不聽之道矣是何言之相盭也荀子曰夫仁義者僞也人皆好僞聖以僞而徒惡故謂善僞也善僞者

可參於天地故以政教僞風雨而賞罰僞雷霆號令僞日星肅殺僞霜雪君臣僞天澤僞者人爲也人之所爲亦莫不便故使途之人仗術爲學專心一志思索懸矣則通於神明幾於聖賢矣然非其本質也堯問於舜曰人情何如舜對曰人情甚不美又何問焉妻子具而孝衰親嗜欲得而信衰於友爵祿盈而忠衰於君人之情乎其不美又何問焉昔孟軻唱性善之說而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又何其言之相盭乎子順不答而出曰嗟乎天下將亂其言妖娃去善理惡訓其殘賊六國不數年其盡爲秦乎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者其荀卿之自道也

伐楚

蘇子瞻曰秦巧於取齊而拙於取楚其不敗於楚者幸也謂秦遣李信以二十萬人取楚不克乃使王翦空國而行使齊有忠臣共主知亡之無日而掃境深入以壓其空虛覆若反掌也余謂不然秦之取楚是秦之極巧也秦之拙不在遣王翦而在遣李信耳夫天下之可難秦者獨趙與魏耳魏去秦六百里趙去上郡四百里趙魏千里之國齊隔趙魏以窺於秦越數千里之地行師二月不近於郊莫戰而自老矣田文之洩忿也因韓魏之兵食於二周猶不能以持期年之弊況乎三晉已凶大梁邯鄲皆爲疆場之邑即代滅燕不召雍州之衆而强卒已滿百萬六十萬衆不空秦城亦已明矣縱也趙魏不守齊卒獲渡於清河能破滎陽突上黨夷渭東諸郡勢若振葉乎此必不能之勢也爲齊者亦上維燕山下數十萬卒佐楚之用苟延旦夕耳然未及其害而先自疲庸人皆計之不過方城者秦所熟料也秦亦巧矣哉夫以形勢若此子瞻易之則奈何以天下士計天下也

擬舞陽止荆軻

荆軻既抵秦定舍有間舞陽問出秦市以審其號令覘其虛實歸報荆軻曰惜哉余圖之蚤也荆軻曰蚤圖不益利乎舞陽蹶曰不然余曩者聞於人曰秦且伐楚又有事於魏也謂燕孟缶耳不足以數其貽之數年之逸夫楚强國也荆南之士猶足以戰而秦玩之秦則肆矣使秦伐楚必不縱魏援也楚魏合而秦必疲秦之兩用其師以離其手足此必爲之計也兵法曰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十於楚五於魏必百萬之師百萬之師出則國虛糜費國虛糜費則士倒君危當其時大將在外謀臣在帷守秦之國者皆愁怨之百姓而列國之凶臣也投其所隙躡其所不備然後行先生之計白虹之威抵秦政而令之曰而必反諸侯之侵地復趙之孤悉灑其毒乎不然其殉報王之靈也白刃在此矣政必惶恐聽命唯先生所置耳抑且責其所不信勿爲所愚因磔厥體以噪中外曰無若秦政之梟亂天下也不五日而楚魏聞聲韓安趙遷皆爲不虞之寇蕭牆之虎豹蛇蝎也由是楚奮於南魏奮於西秦之士卒若撥根之枝葉絕源之堤堰長平伊闕亦有所反矣即使秦更新主內亂不逮而百萬之師必爲大瓶雖蓄養百年訓練數十載非秦之故矧乘勝長驅及其闕下胡亥所不爭扶蘇所不振閻樂趙高輩所猶夷者哉今夫四鄰無故謀臣縝密志不可訌威不可測而悖悖焉以一劍之任挫猛虎之威計成謀遂猶有後患也故曰惜乎其圖之蚤也荆軻曰孺子不復言矣列士不怯死而留時不負恩而棄約太子日望我矣計必爲之明日以督亢之圖於期之首見舞陽中走而軻以不利死君子曰天乎何其無成謀也

擬宋玉景差說項襄王

楚屈原既放投於江南其徒宋玉景差侍前慰屈子曰夫至德不諧於俗聖人不偶於世非世之狹至德而愚聖人也水滑則鑑鬚眉準平則衡高科及其撓也琬圜可爲無鹽而隈陵可爲唐虞王之撓有日矣不佞

其請澄削之乎屈子曰旰何見之晚也黃河之流折數萬里以爲波濤則不一瞬以索照帆檣無見焉鈞鎰之爲概亦若是矣雖然余不以醉無醒而寤無明有閒從王於章華之臺騁雲霧之外王曰壯哉外翰羽而內儲胥其疇與寡人易此也宋玉前辭曰臣越鄙未識王之所爲樂也夫王之廐亦有良駟乎王之帑亦有利劍乎王之笥亦有文帛乎王之檢櫝亦有玖瑰異貝乎王曰皆飫之矣急趨之難通燕之好則冀北之駿吾圉也南平百粵東接句吳則步景莫千吾轡也清河之輸三川之入不少文穀若夫珍錯之貝輿折舟漪皆吾土之毛核也吾之飫矣亦無極矣宋玉曰以臣所見則皆無有也夫山子騰黃之御也不過千里有馬焉豢之庭槿之間塵不及飛豌不及響倏忽而馳天下之向則空王之廐矣鋸鍼千將之割也不過玉石有劍焉懸之筵几之上而分六合剸九宇則空王之帑矣紈錦珍錯之耀也不過奇褻有文帛玖貝焉置之宗廟之中卿雲覆朱草生百姓寒消先生恥雪則空王之笥櫝矣此數者皆臣之常見而王所無有也則王又誰與樂此哉王曰夫寡人亦不之接耳其接而屏之也宋玉曰噫天下之接而屏者素矣夜光之怪明珠也蠅點之輕白璧也犬吠則曾史爲盜夫疑則柳下爲奸人之目無心而耳有情也雖賢王所不明也我先王靈武之罪卞氏也三投而三刖之卒割其重寶而希於世今王之賢孰與靈武左右之明降於樂正何怪乎不接而屏之耶王嬾然顧濕徐曰今夫荆山之內陽瀨之外可重搆乎宋玉泫然曰即在是矣北望而涕南顧而揖潸然若不勝舉首曰嗟哉先生之卒捨此也其不然者駕良駟則驀武關之西矣攜利劍則斫雍州之闕矣衣大帛珮璜珩則昭耀於千古矣卒捨之而竟以絀也猶且擲於陽瀨山澤之間飽之風露席之卉莽以遺其後人爲何如也於是昭雎鼓瑟景差爲之歌歌曰白雲黯兮西飛江湖浩蕩兮渺微一言阻兮萬民欲瀟湘遊兮不歸美人兮何獨違歌罷淚集左右皆泣王亦愴然曰得非三閭大夫與宋玉前賀曰夫王亦可爲明矣百姓之目有萬耳有萬以寶屈平也而王以一耳目收之是王之耳目一而敵百姓之耳目萬也百姓之疑數年思數年以寶屈平也而王以頃刻收之是王之頃刻而敵百姓之數年也王亦可爲賢矣夫以大楚之富而王之賢明猶不免乎辱親喪地者則非平之故耶平之實售則秦之貨沒平之實沒則我爲秦所賣矣平亦何罪於王也臣之里人娶婦甚達舅且渡河挽之曰春水灩蹙以濟也濟而死其舅則咎之曰爾詛之哉生濟而死識之也遂逐之嗟乎秦虎狼也不可以信願王勿往斯爲愛先王爲怨先王乎衆口銷金積毀削骨使五臣譖伯禹岳牧愬重華則龍門有枯骨河濱有潰骸矣其爲賢明之世也哉王有慚色曰吾思之矣既而令尹至艴然作色顧謂宋玉曰先生且休矣人謂先生夸而今果夸也謂先生浮而今果浮也謂先生好色而今果好色也謂先生好佞而今果佞也先生休矣無謀吾事於是宋玉去庭始無人矣

黃漳浦集卷三十二

雜著

奥元紀略

甲申仲夏上從河北來渡江南都諸縉紳方喁喁未有所屬潞藩時在京口時論比之清河史道鄰司馬與張藐始呂東川咸主清河而貴陽從鳳泗來追上舟與懷寧密計召靖南廣昌東平興平四將軍許割淮東西地約定策後各世候封寧南以在楚中去鳳泗遠憤不得與貴陽既入都陽推奬道鄰及南昌萊城諸公得其初所戴清河書乃持入請問上與貴陽坐至夜分曰諸舊臣先後異心徼絳候力不得至此上嘿然久之南昌厝萊城既不得諸鎮之力又內少奥援諸中人從江北來者日益多數有所陳乞諸公心厭之懷寧乃大喜謂藩鎮與中涓合即十李綱九宗澤無所結其股脛遂稍議東廠緝事之令度諸公必以此爭爭則反手去之歸過於中涓已無與也先是貴陽流寓都下從懷寧游徵逐杯斝倡優間交甚歡都下諸狂生日掎摭露醜其類貴陽猶含垢無所重痛懷寧謂是吾鄉里兒以筆舌魚肉我即一旦當攢剸矢溺其上而諸狂生者强半出周禮部仲馭門懷寧以是恨仲馭刺骨諸不得志於紅案者又日慫恿說其短長貴陽唯唯然自以出嶺表蹤執柄未敢斷諸名士會項仲昭周介生從寇廷逃歸仲昭先上疏自白介生尚隱匿未出懷寧頓足謂是鼠輩生平詈吾逆黨今身降賊來寧可向朝廷順數之乎於是貴陽特疏薦懷寧爲司馬懷寧已得司馬日詬嘲諸狂生及其戚屬各傾橐叩首踵門謝夜分解荆不休又光給事時亨雷觀察縯祚者常以里閈暴慢嶽祚爲刑部提牢稍稍困張御史孫振孫振既免脫以江北人投身懷寧誓欲爲懷寧復讎於是門戶交搆之語無日不在上左右盈廷咆哮亦共捨寇不談日以復讎討逆從事於東林三案之間矣

時藩鎮侈擁戴功中涓未有膠漆而撫寧誠意桑馭其際欲遂驅道鄰自踞鼎耳道鄰既請外諸舊人先後數日悉罷去劉總意念臺新陛觀氣陳四鎮無功不得膺上賞阮大誠阿魏璫不得復執阿柄語具勁直而藩鎮亦遂擕志謂諸君子疎硬不足共事一一坐視諸快意者弄其唇舌矣史道鄰既出鎮與高興平握手甚歡興平時時出疏爲東林解紛然興平實蠹莽初下淮陽時以揚州人拒不納所屠掠瓜儀上下死萬數雖有惡聲貴陽心易之也道鄰一日念中州爲天下胸膂不可不取而甲申歲暮聲言口渡孟津與寇相持於潼關道鄰因遣興平西行欲守虎牢斷殺函成皐之道時中州諸將如李際遇兄弟劉洪起等皆起羣盜弄督府印有衆十餘萬而許定國獨以老將署總兵心自矜負興平至睢州許定國讓所居第爲興平庀具甚恭興平一日醉甚謂定國曰公即作官從乃公言耳乃公定策穿鼻諸公即靜坐亦何所不得於諸公者定國唯唯不敢仰視明日乃大高會請越撫臺陳巡按同堂侍食凡高興平從者人各兼饌以百技給五百人每席勑人交持之夜分醉不得出各就寢乃辭撫按起長跪請興平云有所留興平猶偃蹇自若定國乃呼左右縛興平自據案坐數二十餘罪推旁厠中興平左右無一脫者黎明乃鳴鼓誅之越撫臺陳巡按方各踉蹌墮城下裸體逃去方是時許定國自謂無過迫於吞併爲揚州人報仇冀以擅殺自贖朝廷不復深罪之也又黃靖南得功與興平儘屢治兵相攻定國屬靖南布欵於貴陽貴陽初聞信在閣中見大僚撫掌殊喜曰今日得一佳信高傑乃爲許定國所誅又數日過青谿懷寧宅問許虜功欲自贖如何青谿矍然謂若此則三鎮必疑異日誰當與共事者不如邺高雛因使夫人自治其軍貴陽又唯唯歸遂擬如青谿旨宜令高兵自行報儘於是高兵益恣不復可治許定國歛兵閉山砦中請寬政不可得高兵入睢州無長幼男女皆殺之定國奔據考城高兵又追迫考城虔其郭黃靖南乃率精旅下揚州欲掠高傑妻并其貲亦爲定國批亢而廷議固不可以大義責黃靖南而靖南亦私自二稍與左師往來亡何而王之明童貴人之事起王之明者頑童故駙馬都尉王昺之姪孫途窮附高鴻臚之僕穆虎者欲南趣苟活而穆虎居爲利遂謂子輿復出也廷詰之日諸講官侍從諗視無一似東朝皆之明亦茫然而靖南疏至輒持兩端訟言不可誅誅之禍起

童貴人者從賊中來有狄將軍攜幄中陽奉之謂是國母也有子屬之黃總兵鼎使告劉廣昌廣昌謁訊之談上陰痣年貌日辰及諸王宮事甚備廣昌輒信之爲具黃紵冠珮所費萬計諸總鎮撫按皆以臣禮謁見不異中宮三月朔日入漢西門上驚怪甚盈朝皆塞默謂是奥秘非臣子所當言高倬爲司寇廷鞫置刑具諸將帥門者動咄咄云臣子鞫國母大恠也廣昌凡再出疏亦猶之靖南云晉人有言國有男戎亦有女戎用兵之詭有戎間亦有女間是所謂女間者也自童氏至上下不敢問而閭井販婦咸云天子棄其故劍嫠婦泣其著簪立語詬誶當國猶與中涓比欲誦關雎以自媚於上上亦唯否咈吁有所不可凡都下及臨安紹興七八選無一當上意者而諸臣猶來之不衰於是左良玉死矣良玉之子夢庚指斥撥路大書諸過惡與許定國合而興晉陽之師定國所借二李及河北諸被　者鼓噪南下再屠揚州覓高傑妻孥不可得遂引兵渡江五月十二三日遂入都城距上登極之元正一週歲耳先是數日上聞許定國句敵且下召對諸當路問所以禦敵者當路云國家所憂不在敵今賊從西來當調三鎮竭力討賊諸九卿連章云賊繇袁黃討袁黃則賊自退矣袁黃者九江督師袁繼成初督學晉中爲張孫振所陷繫刑部晉中士民詣闕訟之數萬人上爲震怒反逮孫振者也黃澍從開封司理爲御史狷忿以才自傲常廷詰貴陽不得舍陵寢而就綸屏貴陽亦詰澍不得舍楚方而就西臺坐是相惡也左夢庚發甲時黃澍已自拔不在軍中而夢庚所爲檄

頗閎麗傳者率云黃澍爲之夢庚已焚九江破安慶所馳檄用九江督師舊印署繼咸名於良玉之次朝廷用責繼咸不能止左師良當然朝廷聞左雒東下輒檄三鎭兵先後渡江靖南廣昌甫出須濡而許定國所挾　已屍之渡瓜儀矣許定國已破瓜儀上又召當路問所以禦敵者曰朕無意大實諸臣强爲之今日何以措朕意諸臣各俛首青谿掌中密書遷都二字掩映示上上爲默然發嘆先是一月晉陽之義稍著諸當路嘩譁謂周鑣雷演祚黨遍諸處誅諸黨魁則蕃徒無敢動者故以四月初旬殺故給事中光時亨山東道臣雷縯祚縊殺禮部郎中周鑣庶吉士周鐘亦不匝月而敵寇雜至貴陽青谿懷寧諸賢者遂擁上出通濟門南渡溧水栖於洞庭之山歲月屈諸天人交應嗚呼可鑒也夫後世君子必有起而次第其說者以僕所聞樵敘之言實陋且踈不足以稽也

興元紀略二

懷寧之殺金沙也廬江與富順實贊鼓其間以謂坐立黨無名乃用懷貳心搆亂與雷縯祚同律先是介生從此歸內議未甚苛欲卸惡於仲馭咸云下江南檄實出仲馭手以此陷介生介生甚憤欲殺仲馭既稍開悟私相泣也歲除之際欲先殺仲馭置介生不問而介生悶悶無輸平之意又八九月間仲馭甫下獄諸交知爲覓千金置玉帶人參作函書上貴陽貴陽怒甚曰此何物溷我將謂我粥獄同阱也遽持參玉見上陳諸黨人平日所作姦類如此雖萊城南昌亦憤憤謂周鑣無狀當治也既用解石帆爲大司寇欲次第平諸獄石帆初平夷無甚忤於諸貴而萊城南昌又提挈之意稍用平反諸貴乃購一宗室子力詆諸黨人所訶南昌至醜不可道又謂清江造逆株連盡諸名士而南昌萊城會稽乃相率遯去會稽將去以先人贈誥未可得稍委蛇數日諸貴橫詆至不可聞自諸公去而快意破胸者日恣月出昌啓諸繁徒盡還津路矣解石帆之定從逆科亦無所大拂所置斬絞十餘人大率亦諸貴意中而石帆意以吾在終緩之又寘仲馭介生公案悉不理曰是無所麗於法歲暮矣詔下趣數次石帆具奏謂是斬絞者猶皆可贖呂刑有大辟贖錢之條今國家新立藉是抵罪無過也諸貴裂眥云解家乃大不解雷縯祚以子罵父周鑣以弟陷師捨此不誅何處討逆黨且諸斬絞者可贖則周雷竟不費一錢遂詆石帆附逆粥獄用削籍去而周雷日在刀俎中會武昌論黃御史避逮不可得諸貴驚然謂天子不能與藩鎭爭人勢甚殫不可立乃從史道鄰部中提吳爾壎緹騎未出而許左之師已薄於都城之下矣嗚呼今上寬仁安舒有大度每誦神武不殺任人勿疑之語似爲殷鑒不遠者而諸貴日尋干戈於蕭墻門戶之中以天子之貴艱難播遷不敢訟言報君父宗社之讎而諸貴吹毛於睚眥反唇之間無施不反無報不悖大者誅夷小者曳撻方四月初旬將殺諸纍張孫振巳爲太僕辭臺矣還覓印坐臺左召光給事雷參憲周庶常周儀部厲聲叱曰爾今日識張御史不促左右具大杖來杖武懷光時亨雷縯祚各三十減周鍾六分之一曰是寧死於我之手無寧死於劊子之手也嗚呼自魏璫時薛貞許顯純始堂撻諸縉紳曾不數月而元兇磔死諸無賴假虎者各就都市距今十七載而芳蹟相種嗚呼人之無良亦其善忘蓋其心死久矣而獨以是累及宗社遺垢於君上嗚呼可痛也夫

三事紀略

崇禎十七年臘月十六日緝事人從水西門獲一妖僧中外喧傳以爲定王僧披髮鬖然頗有髭語言閃爍自稱大悲云先五月潞藩過其舟請共話時在楓橋與錢宗伯往來其實五月朝議未定潞藩尚未入杭州而所謂楓橋僧大悲者固老衲與諸名士往來非是茲蒭也馮錦衣趙忻城審不得狀韓內侍云永定二王鬯十四王無所復問而妖僧口喃喃但稱先帝某年月册立爲齊王改爲吳王皆囈語如風顛狀是時臘盡

將以上辛郊祀上帝議某與錢宗伯省牲將至天壇宿齋馬瑤草突云妖僧事與牧翁有連似未遽遽舉遂以此輟南郊之典某在廷告諸當事云昔王敎犯闕茂宏尼之云是天子何得遽爾敦悖然云未郊天何天子之有今日之事已祭告寢廟安得中輟當事嘿然沈御史宸荃連疏論之當事謂言官聽詞臣指麾又謂其氣高卒調外去妖僧再審時於其袖中得大小文字六十餘楮皆吳越名士交關書蓋楓橋大悲架上物詰妖僧交關狀亦不承上持之甚厲賴孟津叩頭爭之付炎中復以錢牧翁及潞藩疏辨得不深究而妖僧尚滯獄中三月初一王之明童貴人突至龍江其先一夕乃誅妖僧然自是羣妖沓起不可復禁矣

妖童王之明故駙馬都尉王昺之姪孫仳離將至南服藉名色餬口耳道遇高鴻臚夢箕之僕穆虎者爲稍稍拂拭從清河相攜入南都居數日稍聞緹騎微迹之遂相攜入浙中渡錢塘過陽溪夢箕知事漸著乃具疏自首閣中諸臣勸上徵還上曰吾前星未曜果有東宮吾育之不猶愈於遠立宗實乎馬瑤草亦私遣人追還時諸講官無有在者唯劉正宗嘗供事東筵王孟津爲侍從表望對非是之明初至時會百僚審實獨云方先生知我蓋謂方拱乾也拱乾業披緇作方外游頗與異類交又鬚髯至腰爲目食所艷王之明初爲東宮環衛在班行常嘖貴王孟津方桐城鬱鬱盧令也閣臣不在會審之例之明又呼王先生何以不至上乃命孟津審脉孟津又對非是其實孟津亦不在東筵孟津乃□□□□丁難已五六年無由別東朝長少儀表也而中外談者共云東朝眞實上實祖景帝事欲俟所生而諸大弁將卒受北庭奚惑咸大譟訾及當宁三月初十至望前後所貽謗書詆乘輿者至萬數千楮左鎭遂出惡聲黃靖南以疑似調停勸上優處以俟論定而談者益恣不復可禁左鎭寖寖有晉陽興甲之事馬瑤草索其提塘官痛懲之引造言搆亂律將與雷周同處其提塘破萬餘金倖免乃作之明血書上左鎭左鎭遂引兵東下焚九江圍池州破安慶馬輔乃遣人調停發百餘檟入安慶安慶爲按兵十餘日不下馬輔乃悉召靖南廣昌十數萬人并黃蜚鄭彩楊振宗諸水師悉索上須需馬蔡相與復閣馬頓足曰袁黃二豎儒敗乃公事朝夕取二豎儒縣之藁街即棄江北甘心耳靖南兵懋輜重不肯行馬輔一日三使趣之其親丁坐守靖南廢餐寢靖南與廣昌悉索渡江而許定國率敵騎下揚州如升虛邑史道鄰輿櫬從定國謝定國爲退一舍翌日引兵索高興平妻子不值遂屠揚州破瓜儀天子避兵與懿駕分道鄰羽公未師四潰而敵遂入南都某在潞府右序問馬瑤草瑤草未嘗不切齒飲痛於袁黃也曰微袁黃則破敵功成百事就緒矣蓋指之明血書繼咸黃澍揑造敗其鉅功云避兵之二日敵未入都都民破獄迎之明正位詔諭百僚孟津以不辨天子宰相喪其鬚鬢今爲唐世同文之所憤咲

妖婦童者亡姓名爲汝南巨娼甚慧黠從諸將軍游或欲聘之曰會須毋天下安能從銷金帳內淺斟低唱也先是上在藩邸頗飲色黃貴人已歿諸貴人無當上意者得童貴人親幸之亡何賊破藩邸童貴人死以名號徵亦不及追贈諸內侍無知之者上亦爲初不姓童即哀册中所贈二貴嬪是也而河南人盛傳童貴人之麗會上屢選婚京中一再報罷下雨浙采淑女又無當上意者中外喧傳懿旨約國母須不束弓有才貌中州閔然謂上求故劍須如童貴人者權將軍從賊中來率二萬衆降於黃鼎遂出妖婦示黃鼎談上起居與黃先后歲月日時誕產事甚備黃鼎告之廣昌廣昌不學以是故劍著叙以當葵曝無不納者廣昌遂告陳潛夫云此眞國母不可以儔人相遇潛夫先過妖婦寓處行四拜禮呼國母并進奉御譯物撫臣越其杰悵然以謂此嘉事奈何後我又會許定國殺興平二人踉蹌出櫬葬中欲借是自蓋也廣昌具疏未下已造黃疏朝諸撫按郡縣渡淮矣上覽疏愕然謂先氏安得有此來即付刑部鞫明重處耳諸法官懾於廣昌

又心疑前魚不錄亦恆情無緣質辨之也高倬爲司寇得內旨用撥鞫治妖婦輒出惡聲詆譏不道司寇移請內廷親問諸中貴執言妖婦無近天子理欲付慈禧宮治之慈禧宮言舊內無此人妖婦出輒云慈禧宮非是而廣昌又申疏云童貴人有子金哥已六歲即棄貴人何以置此子方部鞫時高司寇責其不死妖婦亦囂然謂吾有子無死理也及王之明事并發中外詞疑左良玉檄討諸姦不載童貴人事劉廣昌自知前誤委罪於東鎭以狄將軍黃鼎皆與史道鄰往來而馬輔深恨吳爾壎爲史道鄰監紀與聞其事即票逮繫吳爾壎及陳潛夫等不數日定國挾　下廣昌慙憤遂降敵諸狄將軍黃鼎之師俱紛紛化爲獍豺矣嗚呼人造之孽不發於天措置一乖百器俱碎陸宣公有言貞元以來河北降心者豈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哉亦措置先後有以服其心耳自宏光半載而後閭巷勃谿以朝廷爲池取溲渤下裳滿浸其內而馬阮張蔡偃然欲挽天河以洗甲兵使史賈爲之猶未乖醜一至於此也

黃漳浦集卷三十三

雜著

貴貌

貧賤相求形神互詛彼此詆訶莫知孰咎既乃核其麤寢視爲左右神若無過形宜受之乃遂呼形切責告曰嗟爾百節之族五官之屬爾盍觀乎吳市乞兒眉間一尺臨洮阮翁腰下丈六又盍觀乎子鮑美豔宋生容治公孫菅之詭卓東郭君之儁雅莫不動若山移行如玉徙入若璧歸出如火起是以女子授贄何奴駭金下國嘯名上官漢心豈厥采之有加乃獲體而居欽嗚呼爾長不足以共夸短又不足以自怪美無譽乎閭中醜又不足驚乎方外爾偉不如帝丘敦洽專陳國之事幾衛邑哀駘狎朝歌之婦子爾曾不如嗉中子昂潁川仲師眉目美施佻姚見奇嗚呼雖今之人莫不相貌形麗者擢高座身低者受末教既昵巧而稱說亦望偉而奔走嗚呼窮美極醜甚修絕陋皆足以市世之觀而皆子所無有子將比於中傳尋其亞偶爾乃不如北海康成太原林宗曾稽子春陳留蔡邕譙國叔夜南皮仲容咸有八尺之軀不出十步之中見者知避揖者稱恭而乃毛領不殊柯葉無異傑俠相觸不能俯其胸儔衆廣坐不能瞬其趾或五問而再答或十睨而一顧爾當繼帛衆裏鏤掌森羅工笑雅步塗粉施朱委蛇折支曷低學語苟不獲乎衆歡則自溺其所樂孰若朝化鼠蟲暮偕草木流波閭之土樓變更宜乎邱壑而猶沓雜道路酬對然諾置如土壁之遺灰收者秋哇之刈粟嗚呼人生靡不有初樓增雜其所取惡孰爲揉麗孰拒之爾曷不取防風之骨附以仲尼之肢牽衡如之髓承以子期之美而乃就中貴晏酌酌湯伊去取於皙白之間棲遲乎修短之際哉

曼倩好張緣羣見輕乃責和氏大慮矜激時和氏璧上大官璽侏儒譖之比大不敬乃晦其文作答客難曹公暇日求覩斯作爰敕劉楨使誦其事楨曰非惟臣亦有之凡物德不足以增而授色於寶其命曰淫德不潛夢足以光有見眚於陰其命曰胥靡智不足以衛其親奔罰而嫁誅其命曰有尤之妖若夫璘石爽明以華庶幾之朴枝斯西錫下發重鍇之藏青鳥遠郤於白環赤爵謝飛於黃玉苕華名勒伐國之姬天智聲傳戢身之瑣鈎池君四世之靈光昭於上嗥廣成館九賓之詐後約於西河積寶如山非徒發衣之夢雨金在樓秉申灰棄之威爾當其時人賈詐而市聲家相皮而棄樸信款中之見疑而蘊美之就戮用當遠迹涸塵惟光熙采變以千嶄櫃以層崖使繒綱之下羞寶石於陳倉而燔燎之餘恧玉竅於泰霍爾乃處不守瀋宇無事土凝雪之肅靡而欲蕩雄虹之氣結於上蒸使夫偃佻之徒窺如樓於積紫抵巇之輩汚圓景於袞遠所謂冶鑄金而不祥暗投人而見怪固外炫者之中輕而淺蓄者之易敗也迨夫昭闕既抵章臺斯戾遇以功掩亦在於茲爾復冥然顯不能章罔異飾以自華使賤目而致紬象負薪之修明蒙垢而列姬衛雙之宎鼠藉茅而享帝去而麾焉固其宜也入則姤之豈爲美哉以至於淫朋既宣明庭下棄載道無遲遲之心循牆有倘佯之態轉匪石而與歌樸同聲而共屏爾於其時宜痛自禮亟剖中以有明或揚眉而見白猶且碌碌無奇而去蓬冠對泣等乎楚囚之心衛足胥塗謝於荒葵之智亦何其爲善而名亦裁爲惡而刑亦遝也於時塊廬將且半世再反其廬三更其主驅驅之士躍與心而相譬游間之徒舌與腭而俱弊然而竟無噓灰之祥候嶺之氣動異象於牛墟發榮光於河際可以釋於衆中卓而自著者也夫富其向進之始投知之際捐斥峯甌揮捩菌蕩訣雲寢辭巖殿須宏璧於東序要巨貝於西皇燦色土斛鎮氣中無尤使若衷之使盥而授圖戴理之精呈於蘇席及於觀聽盈庭皇宰在列忽焉自秘等於頑質卻白日而寢光揚圭海而乍竭燕石嘻舞於鄭衛珷玗躑躅於他山使夫蒼樹爲之憤衷林莽爲之喪魄由前而罰則不貞由後而揆則不程舉之有莫贖之寃生我有無聞之歎自貽伊戚不亦羞乎夫磁石揚神於外使方諸浹液於園池苟寸瑜之足收各立前而可辨豈有五都之貴寂寞於孤知傾國之姿取憐於泣血使夫飛鉤著膊獨擅吳冶之靈驚鹿露壇自遇列星之價哉由斯而談罪雖不盈過猶可摘攷其爲累不如土石於是劉楨指所磨石作而歎曰夫石出荆山懸崖之嶺毀之而不加厲譽之而不加瑩今世磽磽人皆賤子又孰知子中之所存哉

演白馬

白馬非馬也言白則離馬言馬則離白故言白馬非馬也二不可以爲一名不可以爲實二名一實乃滅其質故言一曰二言五曰五言七曰七言二五非七也言白曰白言馬曰馬言白馬曰白馬言白馬非馬也道莫大於刑刑莫辨於名名有所不居刑有所不鉏萬物改於殊毛庶類分於殊曹故晨四夕三羣狙以之見智殺狗非犬墨翟以之明義馬三歲曰駒八歲曰駃七尺曰騋六尺曰驪毫在骭而爲驒白注跨之曰騧字定之以髮名易之以齒故言賞馬非賞白馬也言殺白馬非殺馬也遣命白而誅馬則盡馬齊奔馬而賞白則獨白也白以方兩馬以方水言兩之非言水馬以比木白以比薪言木之非言薪聖人察言貴同言而異情辨士捩形尚同形而異聲形與言之一區情附聲而屢遷故伊尹之負方俎非俎也甯戚之歌白石非石也師曠之瞽衛君非瞽君也易牙之烹其子非烹子也俎石君子皆實也負之歌之瞽之烹之非實也象盡而徵名名徵而象化故白著於馬先馬窮於白後靜者與之審幾察者與之徵數故拭黿則黿也拭怒黿則非拭黿也索杖則杖也索曲杖則非索杖也十珥而一美故無十珥三寧而二桃故無二桃意與體一隱意

則體二體與意二離體則意獨也舍同而係獨故祖己之別於已亶甲之別於甲刋獨而名衆故王弓之不如言弓楚人之不如言人也核實以立言立言以尚義尚義故器不窕制器故言不誣殷人白牡存白則非其牡魯用騂剛依騂則非其剛牡爲白所存騂爲剛所依故白牡白牡騂剛非剛也且夫白馬非馬者聖人之所貴也易稱曰龍潛見飛亢皆非龍也詩詠三天曰昊悠蒼皆非天也龍之有翼曰應無角曰螭天之闇曖曰昧平旦曰爽故龍不係於緯鮮天不係於昊蒼物有繁名名有比象泛與之以親愚精言之以則智因彼不涉之以名體測此不殺之以名義故以蹄角名牛則勢藺於鹿獐以鼠走名馬則鄰分於狼兎是蹄角鼠走皆可以喻白樂獐狼兎皆不可以喻馬也故離馬思白者坐有得白合白名馬者終無以得馬以辨求言故非言合言求道故非道賞忠臣之非臣殺死黨之非黨故人去名以務實離二以求一且夫白馬非馬者聖人之所貴也我公盟於唐宋公遇於清我公宋公非公也鄭人來輸平宋人取長葛鄭人宋人非人也公子商人之非公子未若世子止之非世子也司馬華孫之非華孫未若大夫盾之非盾也故不諦白馬之非馬者必爲馬所貨不諦二言之非言者必爲言所迷質言者去支辨言者欲離因曲木以爲栽設檻樽而睹勢故謂堯舜之愛子非子也姬旦之戮親非親也析馬而白見也楚王之非天王與夫楚王天王之非王也鄭人之非周人與夫周人鄭人之非人也析白而馬見也物各有景言各有客樹馬者景白主白者客馬故白馬之非馬猶馬白之非白樹景之非景猶景樹之非樹也鳥則能飛飛則非鳥狗則能逐逐則非狗靜以相體動以相意一以觀形二以揣義故北方之非方可以例方上位之非位可以例位名視言而不惑刑程名則不亂故不知白馬之非馬者不可與道立言之旨也

釋色無色

凡色無色也青黃朱皓皆一也物皆於稱名色喻之易字名因物而可稱字隨呼而輒應故繆形之字非一聲印目之色非一體號大曰扈既彼聰之不乖鳥鳥多白又何疑於非集戠攷字色之同遷雖蒼素其變易逆備塗目虛割屋方之文高士亂經遂猶魁勝之義將鞙星分五石綴縹蓋以如機月縹九衢煥華軨之隱道五色爛然五名章之體目以承何其誣也夫色非無色名色非色也大白曰啓小朱曰縹將方染而雜呼固白縹朱啓然則黝質膏丹文紫莖亂於綠葉莖葉會意而不更黝丹涉目而假化嘱其所始雖離裏而莫分等以無稱非衛能所能說矣乃若神猷居方原非一色匪符改服蓋不同章紫泉青火見幽涉之經白木黃金著尊常之令士則錯擾相殺氣則同候倏轉咸更指而目殊傳無訛口而耳不變加以物有成形聲無定固故謂南有白龍北有蒼虎東有朱雀西有元鳥也夫天成物則有彩聖命形則以象色之所寄性不載之青龍多喜白虎多懼朱雀多樂元武多憂然則喜怒積於中氣色呈於外不待指青黃赤白而知其歡樂憂怖也且五帝之異尚如二星之殊好箕作風而霾嘆畢作雨而遝斐雖陰霽之異形非箕畢所命色故夫黃圖綠錯萬或用之尚元黑玉黑龜湯反因之尚白元非白所勝白非元所生偶見蒼夷之文遂倣銜鉤之義要歷世以改觀故登車而易服是知周同尚白殷亦尚赤赤白無定名尅勝無常色故曰金白非白也火赤非赤也易黃以白則白瘳同價於黃金易赤以元則元火平壓於赤水價定故色遷而不移姓停故名更而不化夫貴賤之尚因乎宜吉凶之制循乎令殷以縞而祀郊周以素而弔唁慶弔合施而同之貴越人不知有紫胡人不知有素紫素互迷而同之賤情有所合則名色隨之矣吳楚曰黑秦人曰黔燕齊曰白晉人曰皙霧而睹文王之黑睹在霧而不在黑龜猶勃操而知赤素之方幪瞽逢占而辨青黃之色意會於無倪口

傳於習說何必白之爲體體而赤之爲赫赫哉先王恐色之難名故假名以辨色色如曲直名如是非是非託於說曲直託於性故色之無黑白猶說之無是非也天積遠而爲蒼蒼水映聲以成碧滄滄涼涼蒼初出之義鬱鬱濕濕望參差之谷色既隱於難名雖轉名而非色是以是非寂於至言蒼黃止於太素如謂彼此而異呼則名實之不應譬睿虎之以斑類貧狐之孔赤雖有合於恆稱曾無當乎受識未若謂鷰羽之黑同飛雪之黔除麋之白類焦炭之皆足以開乎羣疑未有駭於衆聽也夫精於理者則不假於形精於形者則不假於色理有不一形形有不一色五金不同色而同謂之白五水不同色而同謂之黑坎白坤黑兌赤艮白既殊雜卦之文二黑三綠四碧九紫又見乾鑿之度故彰雲宜青而如鵝秋霞宜練而多敝甲日之人不必其服青務商姓之人不必其衣白參五形之黑白則齊天下之名色故謂木丹葉而綠英練本青而染白皆定以立名言習以成性是以謂麗馬之皆黃慈烏之皆白九蔵之草無青枝千歲之身無白羽也

文心內符

原夫雲物在天考占年之驗星河屬地昭辨土之分既垂象以成文皆屬形而知著未有組衷爲綢綠華測幹不能獲其性情觀其致用者也柴葉風殊文心波詭譬諸元象則抱背乖珥稱之常方於坤文而岸谷著川陵之異文人互通所由來矣太尼父七觀而獲尚書之蘊姬公六法以課官人之方鼎立則魑魅斯窮鑑存而鬚眉自別爾其含潤欲腐不出一毫鑽研殆窮未踰尺幅射響則倫籥璧鐘徹藏則瓦衣哇柔渾渾夫嬉之歡嘔嘔方員之說知一覽而學窮可無煩於觀察也若夫黃鍾殊吹錦數異織宛雌之與狂鳥同有五采之章檣杌之與鴟虡均爲班文之蔚咫尺不齊書經斯遠爾乃相其精神以觀其佳惡參其眞實以核其精實精實者乎人彩風儀分於六匿人彩之道曰識曰幹曰彩曰韻曰理曰裁曰致曰力識取義以西迴幹

抉波而東注彩者得於珊中韻者得於期外言理則蹈淵而出珠言裁則考律而成尺曲折巧取之致遒發強挽之力皆以貌其神情而適於通變乃如六匿之媸附於八美擇兩而窮取備斯露曰因曰剽曰會曰習曰瘖曰繫弱者取因類兩生而蠻語強者取剽肆胡人而華歸會者問馬以待牛習者狎浮以避水象罔而得珠則瘖駭於乍覺蜩螗之鳴夏則繫絕於移時此六者皆辭囿之鼠狐文困之稊稗也流覽既從錯綜斯駁乃可駕其毫帆入彼巖海識長之人多異心敏而目爽幹長之人多決獨前而氣旺彩勝者傍禮以夸哆韻勝者質物而容冶理見者時信而鈍愚裁見者時窮而束雅多致之人善風多力之人賈壯其大概也真受既殊緇蒨各別苟不滲乎五匿皆可試其一用矣若夫全什俱陳諸器互出人已難窮文不一律爰當澄慮疏觀絕言去稱合始亂以循環刋楮墨而抎掄觀其動挺於蠕蝡之間揆其生離於屬綴之末或識長而幹短或幹肆而識蹔或彩足而韻希戰或韻流而彩薄或理緣裁而見枯或致與力而相扼爾其徵用也名心不恬衿飾太上敍致則魚睨錚鏦標會則鷺引自若折之茗柯不殊嗅之霞氣四搏遂勢重而體虛味芬而中燥其爲人也多交少可脩外好內不可迫以繁端而處以下位也利心不盡時見渣滓微帚之享千金照雉之眩五彩陋則沿常奇不割愛遂體實而道夷形矯而氣下其爲人也寡交類默偶比類和不可處以患難而託以妻子也欲心不絕俯仰作態每頻出以輸情或一句之獨巧才溢者騁足而紛敷言至者低聲而回護遂俾雅以救鄭觝巇而出窕其爲人也美言飾服動靜雜作不可授以高位而許以生死也又至罡氣不折鎔冶未合坐扼險而凌厲往迅至以疆禦若其爲人質疏志密言淺意霍雖崎性之恆殊或圖功而見薄與夫未忘文學猶存剝蠹或假儻之往來交才謂而蠶午若其爲人慧闇半均通礙則一時忽忽以若忘遂前卻而退直是雖可以共貧賤不可與共勵業也苟近五徵猶妨八美而況於出六匿之途以涸五徵

之用者乎賢能之界錯於五徵婦寺之流藏於六匿故因變之人懵而昏剽竊之人貪而忮附會之人詭而陰操習之人諂而靡若瘖之人狂躁若縶之人偏癡此數者皆長跪以承唾夜行而鴟視禍至則不知利在而欲死也然而因言多美剽言多奇會言若通習言若素瘖言若譬縶言若固與時俱諧則世爭尚之矣夫竊脂之鳥以名而見惡渾敦之獸以形而受戮雞鶩烹於稻糧狗彘死於糠粃今爲其文而世貴之者是柜山之鳴放士有吹律之音而猩猩之呼往禰即前知之契也且聲音之道渺於文章鱗鬣之微蠹於繪采心然而子野聞琴知作者之興衰琴高相貝通彼性之愚慧口齒頰目以別駿駘疏促高庳而通氣化焉在文苞蕁吐以垂條毫楮神靈傳其眉目而猶患彼贋售苦於暗索者哉苟若鑑之不昏信在茲以獨解雖籧篨聾瘖可取以共裁而樗櫟輪囷無辭於永棄矣

文心外符

若其貧富貴賤汚隆遲速可眡而言也夫梁鶩林鶴飢飽定於異棲而兎爰雉羅禍福分乎殊性虎豹咆哮則見褒於周易麒麟聖善以膺戮乎春秋覽物類之固常知文人之數也爾謂紛敷繁郁集苑者居多寢陋汚窮擇枯者不少理沖閎以得壽氣矯躁以得夭譬諸笛短則其韻高絃長則其聲穩故安祥之人多富疏嗇之人多貧挺清厲者必貴受窪注而有賤貧與壽爲鄰貴與夭相半然而樗櫟宜壽何貞松之延年蘭芷宜榮何朝菌之肆采且夫富人必嗇貴人多貪躁人亦壽夷人亦夭此宇宙之故然而斯世所常睹也今以清郁覘榮沖閎擬壽豈絳灌之文盛於賈生而盜跖之辭和於顏子哉攷徵文之符驗固同契於陰陽性麗陽而顯徵命潛陰以逆取故徵性則異采之下必有清裁徵命則奇節之途必無順命也荀宋而下以至班楊左馬之流而及張蔡嵇谷之竹遞宣楚澤之藍互蒨莫不鏗其鉅響樹爲宏標然而升者至令史潛者稱賓客休者享令終昏者貽夭摩使得從容行間正命顛下已爲過矣安望貴且壽哉徵文之道方於眡脈上察神理下診氣色故文有四貧一賤七賤六夭而繁疢厲眩瘠眩腐靜躁未嘗與者託志元冥不就驚食扃心鴻蒙遂迷馬足吐鄭賈使負薪齊貴交於類僕此四者皆貧也言不衆該不以爲高行不衆遠以爲是此二者皆賤也警發近嬌矜飾近微述古傷於諷刺談今逞於時事獨賢見譽並賢見忌更唱遞和比黨見疑此七者皆賤也覃思元勝則寢寢爲枯極往難還則寢食斯廢失之困於心靈得之妒於造物徑荒宴以鳴通遂柔靡之寄豔此六者皆夭也夫文俱四害而道齊一逆難復滯以瀕氣納以義華豈能收清郁之榮而茹沖閎之實哉晉奏清角而隕夏霜周鑄大林而虞衆口聲律變乎中則應響乖於外矣若夫極博之故衆乎神明至精之原通於聲氣亦有觀形以知命即淺而會深是長卿死欲文蕩而奇淫子雲多難志沈而磊砢量生比鬲於韓非主父齊殃乎李相毛羽既同零毳斯合又如孟堅之準司馬亭伯之儁楊雄傳武仲之道氣時疏崔子眞之壯懷未老皆不出乎樊間遂共寄於籬下以至於敬通夸誕季雅淺俠元叔之輕率體傲而粗正平之敏達機通而淺瑚璉之用既殊豆籩之薦斯足奚由斯而言猶未敢謂才遇之相擾六九之互厄也且如中郎之藻當世攸推陳思之才於今共羨然而中郎質陋覺貌過其文陳想繆悠使情溢於器而聲名赫然不已秦乎故使周旦徵文則枚馬之徒亦不踰乎郎吏召爽考旋則崔傅之流猶未幾於不惑況執毫楮之披離而問殿最於造物者乎是以智者窮原而得波博者披華而相質窮原之方極於四害披華之故衆於萬物譬之松柏後凋而有不死之草蓓蕾含實而多夕萎之英必衆察於陰陽乃無惑乎休咎也綜其大要則因性爲文緣情得貌或隆汚於治亂或紬伸於暇遽元叔之體幹魁梧而綢章率易中郎之神明俊偉而文藻卑庸將非神之操於屯蒙而意之分於世愚乎四害中攻八美斯變是以亂世之文多利盛

世之文多夭汚世之文多貪淸時之文多鷙刑政衰而尙剝敝禮樂盛而入淫者流泉出於巖壑逸響滅於雷同皆必賢智乃罹斯患申子韓非相如子淵鬼谷虞卿楊雄桓譚其大概也若夫不死之草偵於炎方朝生之菌榮於煩壤雖復腐陋汚窮不能使之夭豈必平津之曲學偷鼎而後享其侯封柱下之委蛇闢張而後宅於順命哉

七卜

觀夫原野紆迴山川盤結仰飛鳥之焉棲俯游鱗其何極地剖千區階無一尺於斯時也乃思登於閬風上臨槐江下履樊桐攬聚邑之維橫相旅居之吉凶若夫三亳翼翼金板割於赤烏二水潛潛赤符飛乎天祿靡大湊而不虛無一姓之能固帝王且爾而況於人乎或謂嘉主可以集兆安止易於致福玉檢埋而氣銷金椎隱而地鑿朝暾震雛鳳覽嘷而下之破窠戍己蒸銜泥而避焉然則原思匡坐於禍塞曾參決踵於商歌孔汲漏二旬之餐惠施寒數日之火或障形乎蓋幅或依宿於樹下皆蹈地而不擇故其居使之然也於是俟本易人性不重遷流覽九虛苟求自全驗士色於簡牘蓋先相而後卜爾其日交實沈發女晨中因其介邦遂圖南方此其初相也爰覩夫祝融之都回祿其棲鋼長離而成幃管明璫以爲寓是有石火自燃朱英不萎蓂星散而下橘龍目流而上枝條結四時之花貪銜六瑜之吹豈乎熬霜沸雪山無不悅之膚膾島眶邱波靡不來之趾蕙劫從風鬟老習水鹽與目會巧以意起瑰輿饌其菁芳流霞落於暮紫故其居人宜於文章容容離離蕘蕘將將瀚紫水而成綺叶丹邱之歸昌掃翰則枝幹離披吐辭則芬芳酷烈莫不辨若焰山解如沃雪象錦石之斐然像江流之不絕加以實洞勾連石囷相稠左副蘇蕘旁通羅浮幸有瀦田一區短牆數尺渴飲神泉臥枕怪石當景宋之在茲坐枚鄒於列席嘲吐奇葩池泛文翼住人雜坐淸歌歎息亦足以蕩洗煩穢游泳無極矣然而其卜弗善也卜曰離火火揚揚其中載陰華言肆章多淫彼心水居能炎陸居能沈去此洄波從彼白金既而辰在鶉尾厥日中舉車轍退坤轡擊落日茲固元金之攸育萬物之所悅也則有驚翻刺天危根絕柯尾曳岷江齒噴長河勃勃蛩蛩顚顚差差蛆抵崩而通都神踏離而疏波鎔膏鍛髓絕靑發紫銷以羊骨堅踰佛齒陽龜湊文陰鰻成理魑魅泣而潛山猨狖避於寒水鍊以珮服灼不可視故其居人重節使氣百折不凋一言而死論行與黨決脰相尙喑啞王侯撻櫚卿相衡諾則重於犧牛棄命則單於五兩莫不急友而緩妻進難而退利手白晉軍之頭口奪江神之勢加以敎物二岑蓮檜三峯瀟翳翠霧蜿蜒白虹幸有石交數人捐嗚一井斫柏成門搴蘿就併上懸胡冶之劍下熒黃帝之鼎戮衞鞅於其前烹主父乎其間往來精怪辨折靈姦亦足以舒發幽閉闡揚廉義矣然而其卜弗善也卜曰摹收豹頭白面執戟王母虎齒班髮羅列不利於人乃遷胡域又如日在壬癸帝始殺其黑龍辰交星紀天將讓其尸濕雖出游之所忌非走馬而邉及也則有禹京所居元冥佐之裏城雲雨尙迷七聖之車大麓風雷不晦有鰥之道宜當眞人萃集元理迴抱乃有巉顏上楹腥風蹟草豈異類之在覆赤穹然而互幬但其地脈蘢從城觚絡屬貢達八方河通九曲北堆臙脂左浮鴨綠禀月精之孔良驟天驥之逸足電發星飄烏追日逐是以皇覇取材雄桀策步各依塹而設險乃當闔以啓路故其居人喜事而慕功貴就而陋窮背必與燕然俱紆冠必與熊耳偕崇聲及吻而號雷足及腳而徵風肘腋徵高闊闔暮通加以良常之都萬物所藏水避茂精石飛安王幸有地足立錐梁供懸髮擣摩成算霜暑不奪出安百里之城入端尺二之笏亦足以拳屈成生挺幹就沒矣然而其卜弗善也卜曰棗石爲城車則避之滿塗爲奠衆則嘈之雨雪凄凄行人載飢太隗具茨焉知是非至於太簇發律蒼龍司路登四觀之極墟歷二宗之泣附周覽蓬萊憩足雲霧時則觀

乎窮東矣爾其巨浸後擁大陸前趨神府授鑰天倉儲胥裁斥鹵而下供羨虞衡以上輸八蠶之綿出於天孫七屬之甲藏於人間撥蔽探淵口觸心悅寒鮮鯉以陽霜冐巢龜於海雪萬戶爭芬千口齊啜此亦天下之便樂也復有明君聖主時來封禪駕六龍之沛艾擧九斿之泮渙小者蠲租稅大者賜紳弁玉檢却箱丹書如貫秦皇去而復連周孔徂而中反故其居人稱書說禮家懸明堂之圖人傳介丘之旨富與适而學施貧與憲而分恥口訥則云金人之緘箴手鈍則謂神倕之斷指踆踆莊莊自以爲是幸有陋巷餘隈東家堧地施絺綌之薄帷誦雄雉之亂詩走如循牆動若發機觀梓得三見羮知二亦可以出語百姓坐對妻子矣然而卜猶弗善也卜曰東方之木其繩則直削板受塗比功厲石刋澤剝膚載斲載斷雨露謝膏自受厭患凡茲四隩該爲八方雖俗尙之異等必妍醜而相當東南爲絳其地多女道德之間流爲言語西南紫合老幼雜遝文章之溢而多遊獵西北黝堊既載龍象之尸艮屬喙黔又稱大鼠之地是皆不足爲至人所永居君子之就治也既而厭觀四游勤思中州春秋季月百卉尙茂從鄭賈之輜車託范公之末舟則有轂擊百隧連軫萬貫金築走馬之堤玉雕鬬鵖之館何趙袖翻非燕歌囀裂絲泣乎房星江流咽於竹管樂如皐之笑言約上宮之繡總復有白氏開堤玉繭構房九龍出於飛甍五馬坐乎雕梁斗井星疏鼎榭龜晛重霜下而試溫十日並而爭凉夸以示英佞以媾歡每絕景而突開忽異方而競端莫不列蔭粲粲弄音喈喈瓊方殷宮璇疋夏臺故其居人容貌鮮好笑語愷樂乘魯侯之蹻馬倚衛公之重較齊羞其方乘王喬讓其抗鶴生長百年不辨五穀雖復揭以崇高旁瞻太少之室遲於西谷中定上下之思非有子晉之純篤王栩之沈幾相與鑿白石烹紫芝其不足以久處豈待問於卜筮哉夫壞處沃而易淫物食土而多蠢故晉鄭而下瀍澗之濱刀帛之所出入垢渴之所停溷也若夫大海之外十洲所宗山玲石瓏乳垂脈通瑤花長陰琪樓嵌空脇穿握契之丘陽吞鍾南之堂靈琥自鏗寶玉相鏘上靄霆而若闊下篠窣以無窮鵷雛互御虬螭來從神餌出乎其間奇書毓乎其中或怪獸之所防或異聖而別鍾邇則發簧可扱叩壁而入遠則慶忌窮於奔馬夸父衰於軼日故其居人言辭疎澹神理遠引顏若丹聚膚如縞振豈特熒石舒步獨致簡子之驚呂梁披髮足動仲尼之請加以閒寂忽荒冥搜可遇隱士無禁司閽莫禦誠得家人同志孤絕上征斷巖就棲命霞搆楹梅眞之過石庫彥方之咀玉英應曜分席於角里馬遷抱慚於伯陵亦足以敝屣一世沖遠自命矣然而卜終弗善也卜曰蟠桃紫瓜千年未華蕩蕩滄江欲平白沙遡洄從之道阻且邪百神將將來於家夫方圓同剖川峙如粟出五方而擇土猶未得乎所欲將謂犬之喪家豈瞻烏而無屋既而屏氣低回裹足言謝日月積矣春夏遇也忽大悟之曠然遽翻然而命駕乃見夫汗漫之巨都鴻濛之曠野爾其眞氣渾淪靈風上下來鵾鵬於天路見陽羲之小假次仲之翮曾不足以乘埃穆滿之御又何能乎秣馬用有北斗因之澡身秦壹借以鍊形既滉朗之罔見但招搖於元庭故其居人處無帷幙行無轍迹麗服非章夸容何飾宮名無爲殿稱元默等四海於坳杯視二華乎蟬翼黃老既無以喻精孔墨又難乎比德於是寘策拂衣翹首而歎曰嗚呼吾食於太和休於廣莫譽我不能使吾良非我不能使吾惡多奪不能使吾窮多予不能使吾足途何側而稱悲國何腴而鼓樂吾安能受吉凶之營營肆馳驅而薄薄哉重爲之筮曰應龍翺翔周遭四方朝沐陽阿夕棲扶桑解角委鱗穢除文章昧昧神淵二儀廻光帝遺元珠盤桓不傷使君壽考與天無疆

七策

丹魚未剖玉鈐未發給鉅垂絕屠刀將闕恐脩名之不光守貧賤以永沒乃訪禹貓爰從秦壹青編綠簡摻

禹穴之書霞坂雲岑授羽人之籍皆言比棗梁術方轉穀導榮貴若懿女之就筐抉槀窮則輕塵之去玉垂世載下列文維七古之賢者未能讀也則有伍戶結僮小年計硯遂識在心成誦若默庸拯彼民遂著諸策其一策曰乘天之可坐致百貨居德貿合乘刑違破壬癸虛其競末庚辛委而無價太陰直金三歲而一穰天下再康二六而一耗陰盡之歲亟出六畜陽盡之歲宜反牛馬觀更建以易車揣反勝而徙野時至勿閑時去則謝或往而復留或迅而俱瀉以妃出者二歲而亡四歲而贏五歲而大豐以子出者再歲而豐三歲而壯四歲而驟窮南北占其牝牡壯支甲別其雌雄聖人居鄉愚人當衝失其道者困於塢壁得其道者峙於王公凡天之數日月主之每以弦望禮於樵牖讓其盈縮遠其薄醜相旗中之實虛乘太白之疾守不失其數十年之間可富百倍也其再策曰攘地之寶若探其抱天下名山殷殷盤盤太陰產鐵三千六百少陽產銅四百九十神禹定錯著能拙於五臧阿衡會圖別易反於四列南有種珠之戶東有引金之石波斯之胡集離婁於睫間崑崙之奴駃飛廉於踵腋彙剖則砂草示曾青之方氣交則貔虎發鏐鏐之色皆取母以徵子或授魂而獻魄走之非脛飛者逾翼若夫苧桑百畮橙橘千樹沫交越之餘鹽扇求陰之末鼓亦足以下方半縣上抗九府撞巨鐘而列食節細管以和舞凡地之數氣氣主之每以時正觀於巖澤動若鳥獸蔆若練帛升高以射就宿而弋不失其數十年之間亦可富百倍也其又策曰縣庭盈囷其道從人佝僂任舂戚施糞塵壺絕游婦門希雜賓亞旅師力主伯師智食前之筋畫算握髮之童授藝仰掇則極乎附枝俯拾而窮於遺梟越山疎葛方八鑄之裹岷江蹲鴟蓄九年之美醪漿千石不需於唇緡帛寸緘不賁於趾加以吝未失道儉猶邇禮洞酌之巵實中蔽惡之牆障外風過河以微損日懷璧其奚怪亦能委金窟地繫縑成林託車馬之前步綴薦紳之末矜凡人之數井竈主之每以晦朔涓其盎搗察方位以屬祥淪蕭黍而薦假對坐不夷向語不誶無失其數十年之間亦可富百倍也其四策曰阜人之道載寄於畜巡月令以孳耦依方土之攸伏六畜之池納上庚之鯉五牸之野蕃成坤之犢牝鯉三十以敵千家牸牛三秋而蔽半國馬盛則綴繁桑之收蠶盛則更水草之牧喪易之羊利於險阻負塗之豕宜於大麓既斥害乎儵羣乃徐相其耳角稱者勿取老者無服當蓄不出時金雞於泰山當出不藏牽玉羊於西嶽凡畜之道星宿主之每以昏旦辨其司直先豺而祭豺先獺而祭獺毛避參虎鱗避箕豹蠲地施布異形設報無失其數十年之間亦可富百倍也若其五策世所共習未之舉也辰沅之砂鍾華之鉛丹邱之汞上池之泉扶桑納薪還丹致眞葱漿之消元玉酪珠之化水銀規鼎象於首山洪罏比乎峨岷上窮遺音下絕紛囂道淫元牝氣蒸赤霄發爲母金以息上鏐或如浮忻有燭銀之泥西國有賁金之葉雞吐媚人之鈿樹生兼翠之屑皆可吹以神硫釀爲妙藥上聖不惱出鴻寶之書大澤可分錫公言之爵信能融鑄砠石璀燦塵沙齊糞土其無誑變大地以非誇凡神之數精氣主之每以庚辛冥採靈物涌離坎之中機搗烏　於上窟不失其數十年之間可以鈞致白猥熒灼禱杌矣若其六策要眇儻秘行之者不疑知之者無訾參人於天黨畜於地桀攄奇書役使百鬼臨川而祝逢逢入山而呼飛飛圖縣白澤符稱天水皆先馭以元炁服以靈散委維之狀無駭垣方之象如見然後攜扶魁魑馴駕異獸策馬之神告其吉凶持杖之蟲禦其飛走又如夕月蠲溷晦日祀竈庭瘞三皇之文佩勤五嶽之貌外廚行於烏嗥內形隱於龍草吐紫冠乎南窕辯髦胡於西道皆能車鄰黃金淵潭奇寶凡鬼之數掌距主之每以衡維守其鍵城兩衝二壘握風后之奇九武三步發文密之跡不失其數十年之間亦可以出入國庫游行金母之際也其七策曰舉貨之要善盜而已日有義代物具制勝因嶽而抵觀弱斯并下泉激乎上機猛獸來乎佚阱火乘雷而此豐金盜山而彼損造器制仗帝已命於蚩尤息土湮河神

未誅乎伯鯀故術以精而後行福方發而必剋謀深者得全言淺者利折黃帝之陸起蛇龍國子之水竊魚鼈皆爲之無胠篋之勞動之絕冒矢之孽也凡兵寇盜賊之數心目主之或在權量或在觚足或因與以爲取或故絀而得直進伸犀筆之利退齊嬰蟯之蠱每以宵旦料其虧實學摩擣於三霜試飛箭於一日十年之內亦可以遨遊井里懾伏親戚委佩縱橫　富無極矣凡此七策以羅萬者得其一則輕和氏之珍用其三而薄純鈞之價歲有異遷道無一反五法布於軒轅二書藏於句踐皆因智以爲淺深規才以爲脩短故猗氏發蹟於醜窮白圭擅名於猛鷙郄公之巷無居人王孫之家僮萬指廣漢築圃而連山樊君閉門而成市卜式擄憤以輸邊子仲儲胥而効義雖未通於要眇已坐稱爲高訾夫仲尼發執鞭之慨而子貢任術以連騎西河信有命之箴而冉有徵需以得富爰知琳琅寶井悉鑿人謀裨海環牢同符鬼運夷吾徵逐均少伯之心膠鬲魚鹽亦計硯之旨術寡則命多窮遇疎而才始見吾誠若此豈憂貧賤哉

山庭迴移

岷峨鄰宰鍾嶽同寅遡衷於帝哀世無人覽煙馳之妙旨翱霞牒而更陳夫以埏埴同故毓孕殊緣分爀燿於星野敷葱蒨於芳荃申降神而輔籙山出器以登元蓋顯相則庸而陰藁者捐雖隱現存乎其人而翱潛標於所處故實有不愛之心臣稱不蔽之舉若其下上從飆吸呼在氣等浮蓋以若塵撅方輿而如屣泳洄出蓼水之間翺翔在伊洛之涘斯言秣而何駒雖向罔其莫繁蓋亦鮮矣亡所用之如必律清尙以涓彭責潛夫爲卭疏噓之而不揚載焉以莫馭蓂莢與宿莽以同枯靈菌與茸卉而共瘠何生者之已靈而抗之恐不克執用爲符不亦固哉若夫尺寸著異巖廟共賞取材於藪因膏於壤遞起遞臥之司爲晝爲夜之掌守離珠以餌鳳燿若華之垂幌煜澤媚川逕蛇飛爵或有山而溢銀豈無荆之泣璞金玉下贏瀹蔚上薄揣維君子又曷不然所以傳巖不逃賈鬻之徵有華亦貫忍斷之譏曷類鵜鳴之章詩同鴻漸之旨車賁繪於山雲路成蹊於桃李席在圃而有實兆從風以獨起於是赤霞爲之建標靈泉爲之導道鵠廼書而皮膝驚望換而舞翻殺移斥佞之根宮徒叱門之草玉律動而百谷齊青華平見而千卉俱好至於丁丁伐木翹翹招弓聲同則熙道從而降來叩元之爲牝雖得祀而維雄石指跳給之迹人樂取履之宮亦有鮮於巒濱無嘶乎天工所謂物與時泰德與人禦我友見同舟之與胥侯有空谷之鳳夫當其巾車未至野藉未忝飛淵暝流石樂臥塹涼颸泣秋圓暉射暗抑執行而不荒又何歸而不絕似蒸城之洞心類幽房之啼血豈謝怨乎王孫固恐鳴於蹲鴟迨夫鳴騶不入折芰徒動雖遯世而不悶亦沒齒以無聞荷製秋其暫裂謝無人而不芬青松落垂絲之贊芳華恐不兩之雲與夫痼疾已成膏肓莫却荔綱加於白魚蘿帶施於黃鶴繁屑卉之密固委國檀之棄雜陷如不測之淵扃有不開之鑰且將翫我以山鬼斟我以狂藥藥我之宮庭塡我之溝壑於時隴首無光石門何色嵐曷語而依回湍吞聲而曲仄豈曉猿之不哀顧青崖而將勦亦何芳杜之開顏而井渫之無測也至於紛闌雜陳盤根互蔦勞虞子於上都頓龐公於劇縣人如廢蔡之枝國集吟猿之箭歌先祖之匪人思西方而不見巖壑幾傾官商利變豈可使石鼓徒蠹神鉦自震絆風翅於曲阿紫鱗軀於迴嶺託嘯採薪仳離形影令白雲有侶而蒼生不拯執斧柯以佇望顧龜山而徒惕哉若夫匡世無韜藏身有智遁深爲藪穿壑爲竊款鹿冢而[illegible]棄晉石泉之爲費但衛鳥以知還故聞空而向晨時復恬情幽隙舒懷遠則亦可謂猿鶴之私人松蘿之狎客去若乘鳳處若旅食雖移世以盤桓亦入林之迷惑即懷魏闕假步山扃擅蕙帷捐儋凡杖利策牧名豕岫如屋社之邦雲停過午之市未足以勳魄而不甯怨心而未已也乃復蹇怒上京結薄都邑甌已破而屢求瓶方長而不汲覽德未下嚕鳥未集慈桂樹之蕭騷慢攢舉之

翕其遺以浸於俗情章其祠志使望石有女子之心而丹穴無知人之智用當抗奴於衡崖祓匈於天嗣莫閉青牛之關或擁芒碭之譬同彼車之卻載亦爲舟而不繫庶不欺於游人故可復乎止帝於是封爐拭目絕嶽迴姿醉裳條以玉醴柔疊顯以香颸理竹龍之方澤澄神鹿之上池既吻吻而鳴侶亦皎皎而歌詩勿言首陽之粟不穢商山之芝信河清其可俟亦抱葉而匪時請巖朱公之哭以停公子之思

乘桴賦引

夫子適趙誠聲於河帷寔漸車鱗甲生波四顧滔然作而歎曰匡不濟此實命也夫若夫東闢天浸俯邀地軸虎豹失山龍虵激陸望奔馬之橫流震太華於西覆外若汎舟中若集木相夷服而可居哀舟楫之不作其先則有軒轅之帝遺迹丸山遺居囿扈從七夜之流魚詔萬神於陰浦汾陽有喪我之心匡堅有昆虞之慮皇娥笠之浮於窮桑其兆得吉洵維厥裔各極四藩耀若華於日出拳鳳駕於窮鵠踐北澤之黃虵馭東海之青鱗穆子笠之從於禺彊其兆得吉又有孺帝高陽東漸蟠木偃彩鳥於搖山棄長琴於大壑淳芒笠之叶於歸墟其兆得吉亦維帝堯欲刈其莞而逃於畚冠崔巍於蓬萊難日月於爍火伯益笠之徒而南棲騎翹其向發相鴻笠之託於乘黃其兆得吉又維有棄夾魚以龍建木之西陞淵其中入濟黎之沐沐潛大澤之融融九巫笠之守其靈服其兆得吉及於文密從元蒼而稽經分青赤而入穴寘得澤於猶來流不濁乎繼發貢舟曷疑裸國爰沒帝開笠之襲天之籙其兆得吉又維偷王用其貔虎金版出地玉馬逃藪馳寶器而入周闢新朝而開土狂叔笠之子飛不食其兆得吉亦維二姬中懷鬱尼歷塞庫而得誅昌玉門而見朝猗舉之爲清先見之爲智釋衡陽而不居名勾故而得髮泰伯笠之沈於東南其兆得吉於是乘桴廣覽四海紀之以招搖要之以太歲審衆哲之所從信九垓而無外爾其人民則有氣孕之渾厖神生之奇窕毅候月於靈芝辨占風於相鳥陸生蹈波潛行釋棹其君子則有冠帶之國明組之邦剛獸象於周圍韋承改於夏封其宮室城郭則有市集大人臺稱衆帝蟹兼千里之瑕蚌吐層城之氣其祥異則有翔鸞戴啟遺玉肉視三壽之狐來征於伯杼九井之禾上升於仁翠其安駕則有騰黃蓍角史林尊耳概得馭之千歲亦淩波於萬里其饋獻薦璧則有琛珮百雙枝斯千篋發羣玉於鼉梁繪元華於瓊牒丹含天櫃之山珠綴玕琦之葉其父子昆弟夫婦君臣朋友則有連臂之司遞主而王復蘇之民相發爲世士羣處而不矜女不夫而得繼繩之以德盪然不異其號申渙顯狥風而披揚波而震取鹹於澤不見其盡於是缺焉望崖莫極因之反顧九有頓失銀河與澈水而俱僵月槎與泛梗而齊出赤龍時來大魚方溢綠文滙闔色之波景氣盪電鼉之室金銀之闕議而不存方壺之上辨而不悉但蒼茫而下上兼千古之髣髴於是榮光不至羞沈璧於臨河彎弧而奔濤比妃於洛水見赤人之提撲東海尙潛麾黃鉞於陽侯西山徒恥於是循南樞之孳孳辨日出之湯湯考納謀於齊景陋獲魚於帝荒舞水商禽詎詢楚沴銜書赤鳥不問吳亡於是巨鱗負石避箕尾之上星赤烏絃歌去通蠻之末列涓子貽論於彭咸崔嘉致辭於徒狹於是鬱確回連已蕩邱陵之陂洋水攸魚不顧鴟梟之實先人無摟罍之夢傷行無迷陽之草於是改轍從舟棄車臨波載覽滄茫焉求斧柯乃託紼纏之詩而興泝洄之歌後漢伯維亦聞而作曰嗟呼行哉吾以虛獲實終不僨失夫盛明之際尙不委質而今不去今竟何爲哉祖敏之徒乃歌遠游擊其汏曰漪口然哉屈氏有言超氛埃而淑郵兮終不及其故都免衆患而不懼兮世又焉知吾之所如

器難聿曰傷哉才也胡以爾爲終日濡首經歲瘁舌盼脩毫之暫短理勞心而日拙聞古則揵眉就隷貌今而覽體從役既輸巧而不封復道醜以見黜仰不能承磬何以折一旦才盡倏爾溷集棄若塚頽用如薪積能不獲多勤不見惜不如去之從於導尾波濯苦溺身拂香芷但懷姿而踰聲故掉首以澤理容與從風頹仰飛英語無一長棲遲碩卿幸得類從以爲爾榮一旦神盡殉於其人倂彩晝翳分巧松塵不如去之從簧與笙舌鼓操動羽滿肉輕發游鱗之頑心總靈禽之妙響振谷爲春功雲欲上涓阿假其微唇任膏抵其危掌一旦舌弊毀節裂指冷露悲於越臺寒雲泣於吳市不如去之從鈎與鉅命以一俯受以再佝上援下揖以引繩墨辨有鬚而自伸體如弦而向絀垂帶蔵蕤軒眉截臬既咎譽之兩遺亦入出而自得一旦力衰絲絕委地刻虬斷鱗鏤英喪蔕寘之溝壑爲土所食不如去之從於莞蕈疎志豔中翦裏窺外爲歡盡於片時舉眎極於一眎舒卷霽陰歙欲雲霧貴與寵和便爲巧最一旦用窮下體俱穢斯寢遑安登車有礙薦剉馬之非宜芻捐狗而不愛不如去之從於輪轂嗜遠嘗險自狎勞苦往則趨塵動而忍詬怛技馬腹爭名牛後乃被以丹紫錫以瓔玉幞杜衡而鳴鏘驅電星以肆逐一旦途窘陷於泥中爨有勞足視有反目鬼車師訛蟯丸帝作不如去之從於鍋鑪遠致千里安託後棄脂以澤口韋以繞指枯柘得而瓊飛南轅失而北徙是以吉量慙塵鉗且假利物匪徹而司權道有先而命旨頹然若放自以爲是一旦棄置不如虎子以吾相爾亦胡以爲

自詛

爾有悖德者四反性者六爾跪泥首聽吾詛爾爾多嫚寡歎惡說曲禮喜溺儒冠爾寡信多假道卵有翎呼鹿成馬爾偏倘奇辭舉世所欵一嗅十日爾易約難樂行無通阻動輒痛哭此四者皆悖也爾心非聖賢口誦其教祝爾不藏願我則笑爾心服佛老身悖其義東鄰殺牛西鄰祭爾形體羸弱志意蠢惡特好殺人兩觀夾谷爾中懷脩潔外託沓雜數從曲室嬉笑媟狎爾性喜諛人惡人吝已推崇不肖掩抑賢士爾脩文賤文遠武貴武介冑則喜翰藻則怒此六者皆反也爾具數惡不改不玉乃復雕鏤蟲心盱衡鳩目畫倕氏之末指爭飛廉之騁足乃使祝翁刑雞皇人斬馬出咎繇之豕噱猷巴涂之血赭乃剖爾心剔爾目噬爾指斷爾足竝懸都門爰叢世戮捨目捐心夷足迸指託貌渾敦以爲世恥當使牛羊踐爾寒冰寘爾魑魅守爾豺虎畀爾罄地荼毒一皆試爾爾具五靈云胡勿思皇皇昊天三物在茲

彈陶

臣按齊宜都王侍讀奉朝請臣陶宏景名崇矜飾志圖清傲本疎上懷豈荷眞職臣按宏景委雖道成遂總奏記兎園之筆斯濫鶴禁之澤寄歎爾乃遡羲求陰疾趨避景諛辭青苑搔首朱門夫東方朝隱矢諫於上林巨靈見精重懲乎土木豈有遐想巢雲近阿築怨扃戶掩扉而明猶尙及其丹棹遄征車帷載道街衢臨水傾竦盈朝雖驅二疏無方兩福既而蕭鏗被難故主就沒爰著感夢之編並及冥通之錄知非幾言而贅矣若夫蕭衍攘主齊祚云移遷將之禰甘露刺史之見鴟虞淫士市招佞臣鼎沸雖寒越薛蘿飢捐芝鑿未足以望徑閩風問津員嶠遂乃雖浣烟霞大飾塵垢五集讖文皆成樂字先脩賀表進之於朝夫道成相諮未衰叔達而句容行邁更遠東關諒久約以圖榮何前高而後佞也如謂天子故从廊廟同慶未聞牛牢脩書於文叔德操奉表於蜀后且晝日三接以錫康侯十年乃字以別貞女詎有肥遯之逸民而踵懷清之寡齡日煩營擣勳稱勑書言之醜也可謂榮乎臣謹按眞誥華陽昔爲三茅所治不降漢帝之碑既爲二許飲樓未煩晉主之賸率皆道齊園牡殘隱無名今三茅雖憩包山上爲貞伯玉斧亦侍上相職秉帝晨宏景不

應瀧竽茲士且上清夙典舊有明科劉安之稱寡人罰使守厠王弼之迷易象屈爲司門臣按宏景僞爲册文私錫徒弟妄傳眞誥依附楊羲宜從劉安之例以踐王弼之更豈特外益醫方有殘蛆命下經鄭郡不獲飛昇而已哉仰塵圓牒需正明刑

駮葛

葛稚川既宏圓宗宜領眞秩以述作繁多遂乖羽化乃使通人牆其疑誤或以稚川不應旁遑屬命孤據大藥乃作駮曰葛稚命之脩短實由所値命屬生星則其人必好仙求之必得命屬死星則其人必遠仙不脩其事然則彭公呂望自應長沙之星仲尼子淵宜分虛危之宿使仲尼與呂望同學亦必不仙彭老與子淵同晨亦必不壽也夫星周五載各有生臨曜歷七璇俱逢衰廢天以動故不拘人以靜故有主凝神之極返日隕霜動氣之徵移星結蝶此足以明氣之無獨稟而命之非所値也且云所樂善否判於所稟移易予奪非天所能者宜謂積學造命緣習成性猶之同金而冶鑄冶成鑄異於鈞同土而陶甓陶就則器殊於瓦越人樂饌故致鑄而集百神秦人樂缶故懸缶而徵賓客是以琴高乘鯉亦出杏門老聃之徒而有韓子樂辨於人倩則稟窮乎天畀稟以予星樂以予人今既云所樂善否判於所稟明必不得謂移易予奪非天之故也既予奪而非天又安在星辰之屬命乎夫命之脩夭因於所値則命屬死星永絕久視命懸生宿無煩大藥又謂服金如金服玉如玉不服大丹不得遠引者何也夫大丹之法授之至人以示五行之極精藥力之至驗者耳非謂邱壑之叟直須鼎湖而烟霞之姿悉關珍澤也使必鈞量玉石斟計丹青則八公之富不及劉安四皓所資無踰秦后而安期控鶴非假阜鄉之財子晉吹笙不問周庭之鼎谿父以鍊瓜能飛毛女以餐松易貌安在藥藥體道必無眞人而實藏假途乃成大藥哉而謂輕舉之氣稟於自然夙就之緣益徵星命是則命乖自然靈丹齊於搏黍生懸死宿神漢等乎濆流維眞訣之難遂適大丹之無用矣且謂金魚著譽唼血成盟神藥諱於異名丹方虛於隱術夫術不可傳不應復著而爲方悟者自通不必復詭其名字既託旨乎神奇乃逃眞於隱諱非所以明至人之無僞釋下士之大笑也下士樂外故喪眞至人守一故無累廣成不必鑄鼎而道茂於昇龍脩羊不必賣金而神標於題脇青牛之誥曼於五千園牝之宗無踰一要夫謂峻腹而絕稻粱扃齒以鮮濃郁者謂稻粱之澁於世故而濃郁之增其臭腐也如使慶弔之故不亂其中芬臭之味無關於口雖復時近酒醴小壓粱肉已不害於永年無乖乎輕舉矣又況於流瀣實中芝菌養性澁五藏之內華嗜二儀之靈妙者哉是以行烝之久可以服神守一之精邁於通化至夫蒼黃潮激庚辛自遇食前置器不用籠神之砂枕內出書無勞淮南之術如復强彼鈍頑闡茲奧域得之曰術不得曰命是使漢皇意怠至老而追非中壘覃思接踵而受禍矣

樟瀛

青原之下有樟一株舞甬三尋蘊礎十尺度其稚齒可二百歲厥高未極然其直中伉門之闔橫當巨艦之圍舊社已改屹於道側轂萃衆目是召賈匠聚謀其下鈞繩既具鐮斧舉立趨告石子誦請伐之石子曰是何罪哉爾謂是鑑質亶中翹體遒氣于霄摩蒼不善爲媚爾謂是體鉅葉稀傍無附枝取陰不稱獨行苦離爾謂是華實無聞芳芸不爲載高以堅辛烈自將爾謂是比楠太直擬榕遜碧俯視松檀時有傲色爾謂是欽郴戛紫餌榆失豹續稷之需材具是賤爾謂是沙棠宗素文梓尚續貧雕入器雖美不貴爾謂是露能揚采拙於用大退藏不密好脩之害爾謂是來譽所歸亦集厥咎章章之振羽鏃是受爾謂是取名太傳則行爾大諱笞問不宜乃傷厥夫是九者皆非其舉而見困於鈞繩立僅於鐮斧不亦傷乎於是匠人斂器屏立

若不敢請者石子之國丁顧謂諸賈曰是唯聾之而可矣夫聾人者不害人而有用於人不用已而有利於已昔者文王聾觀丁父於都武王聾彭仲爽於申湯聾伊尹於夏臺周公聾膠鬲於妹水或以與已石子曰嗚呼是何言之未聲也我則有才殺之不可而又賣之假辨於彼而因以爲市自非有道鮮不爲厲矣昔者魯人聾管仲於齊秦人聾士會於晉天立其僧鬼護其令衛聾公子鱓於木門邾聾叔孫豹於假室鬼平其價天司其直迺若淮陰倚强販鄙於滿水袁絲多智貿鼂於吳市張侯善佞嫁房於涼州魏武護名媵衡於黃祖皆機發於眥既承於附曾不如蘇張之蛩蹶相負范蔡之狐貍自聚今吾以合抱之木易銖兩之貲進不享其業退不操其器雖贏百錢不改卜肆曾不如手執鏁鋌朝落其垢暮取其細圉丁曰不然昨有善於陰陽者來相此樹云其下有息壤去此樹則得佳竈不去此樹則不得佳竈昔者成子去宰我而得安齊出公去季路而得反國如不可去則請徙之昔者長孺徙於淮陽而張湯永世仲舒徙於江都而平津高位今命十百之工發尋丈之增曳以騁牛埴於封塹辰戌當歲水土正合日月之液是生青汁徙之可矣石子曰野哉以彼體抱豈可徙乎且吾不去此樹又安往不得佳竈也昔芈氏之母不委鬬菟以爲霸輔孟嘗之父不扼田文以爲顯主鄒人徙孟軻於魏鄒不益强魯人徙仲尼於齊魯不益富是以展禽振衣油油於柳下屈原濯足蠢蠢於潭渚張長公之變食不出一車袁夏甫之啓謁不踰環堵故君子不以緩急易操不以愛憎改志安之云也何必曰遷之云乎圉丁曰然則如何曰放之而已若乃天清日明條卉欣生松歌猗猗柳吐房笙吾放汝於穫落之上樗樸之下含芳斂馥隱自詫又若天陰地霾蒙翳四作夔魖晝行魍魎宵哭吾放汝於困敎之圃胥樓之圃葦虎茅龍悉索與汝又若沍凝冰結車膠柱折鶴掌顫霜馬目平雪吾放汝於清泠之淵蕭條之壑偃臥收聲元根獨復又若微黨南來黃蛇東出安期至自蟠都桂父來於月窟儀導蔵魅寶從勃窣吾將放汝西王國子之西北人無揚之地焰影不展食力自服又若迅雷啓關疾雷破山無原之叟遣灰呂梁之老不逢鬼神鬱鬱伏冀魏闕吾將放汝七聖共迷之澤三神不飼之野魂魂未與支骨自藉於是賈匠圉丁相視而笑曰是封之也何放之有石子謂是四議不能立爲之歌謠曰

楊館柞宮天所樹爾蓬不蔚何其倡魚胠貫滿神所賞爾行雖立何其僧服艾盈要揚輕颷爾懷酷烈何其纍纍蔦絡絡蔓爾包近微不可活五藏四蘭紛霏霏溫飽不嘗何所追飲腦食蜎拿松鬼爾樸入雕安足齒茬柔木繆之絲界蕊輪囷戰爲尸千指所集人自死來譽之下不可理爾負人網難擢逃況觸大緯何所號谷深冰澹材已老刀鋸不忍橫秋草蕭之不可徒已雖幽冥魅尚安淵放爾枕林倚危石敬身戢志不口口天青地髓妖白日

石能言疏

石不能言非不能言也凡石皆言而隱其聲聽有不至則窮於默也故曰聾耳之答聽於繩黃目之解瞭於眎答自言其有耳解自白其能眎然而師曠善音實無關於輪睇離朱遠照固不居於晴曦緊齒無一徹之音垂唇絕噓羽之韻今謂耳目精於眎聽辱齒尸其出響則謂石能言不亦謔乎夫口未嘗能言攷形而受言之號石未嘗能默攷聲而居默之名嘖歸形而非口則口實無聲默歸聲而非石則石實能言核形而聲嘗核聲而形離石之能言其標指也今夫抱玉之璞與被褐者同謙他山之資與執鬱者等傲廣陵以青材爲碧永康以文松作枕皆因其自薦遂合於無異譽之本人豈指以得日南之途楮葉書字而通疹方之旨指不假舌於征夫字不授聲於使者皆入目而輪笑辨方以通曉是削木之人有韻而熟楮之葉能笑也夫攷聲之方忘其前言則思其後答觀匠者之所應而知石之然諾矣故曰人有百體皆無一聲石具至言不

因乎發何則百體會其肩骸嚴石會其砠礫石馮風而含雲體貯精而滅響其致一也人方寐而石之體見寐方覺而石之聲傳石有千年之夜人有五百之賚當其動則艮賚皆言值其息而兌舌無功是言之全樓於石而聲之半取於人也或謂人身有性而砠石無情夫身觸體皆痛石觸體而皆堅皆痛以爲身之性則皆堅以爲石之情是痛不住乎一礫堅皆動其四體不得謂人獨賚其寸礫石未實乎形埒也且徵知則百體俱到徵心而百體俱頑猶觸響則全石同堅撫毀而全石同滅豈必百體之痛剖之皆心乃謂全石之知拾於片響哉是知聲散於自形心反於無物以聲命心而百物皆虛以形命聲則千韻俱出矣苟未通乎元理則徒觀其一察泰山之闕遠百步而連枝柳谷之波激蒼文以起立灌形鏘餘答來遲之詩峋嶙獨峯應野人之語漢有穀城之篇熒傳貞化之事雖祥怪其駢紛乃同根乎磊砢彼此參觀意象遇之則虒祈之室猶未足以言災而子野所歟非覃言乎物性也夫喧語之不可以告寂陰言之不可以導陽狂夫昌言於暗地醜石發聲乎白日動靜易地則爲不祥又奚怪焉然未可謂口之自應侈論而石之實不能言也是以言寂則口同於石闕言喧則石闕於崩河口之語口相掩以藏汚石之言石獨彰而不盡美惡剖於一參則是非朗乎萬舞矣良言者以腹良聽者以目帝江之歌非口應龍之聽非耳也聞聲而知言觀形以爲默則紀華葉爲春秋豈知南渚有長生之草瞻月生爲晦朔詎察方外有不爽之邦哉或性慧詳熟動篇終曲遇杖而知銘觸几而成銘則夫子以之聞零荷實以之辨碧吹錄量牛盎之音懸鈴誦禿當之韻既會情以冥通雖滅身而顯告矣撮其易者則夫之言夫義彰於莫陸蠙自呼蠙理通於于歸堂堂策策之魚奕奕同同之鳥皆未悉其譜牒已先揚其姓字然則零陵化兩自引差池之詩泰山合膚自解清明之易形相昭然馨欵晰焉是以秦皇封禪數立無字之碑周室侑銘重編鑄金之口知碑自能語不煩茂陵之章而象已當言無待雨澤之動也

蟲書葉疏

觀夫天文之道極於縱橫人文之變屈伸而已故庖犧取直而敷爻蒼頡因曲以製字一則神道而著出一則鬼哭而粟飛究其本原不過曲直而靈怪宿焉是以聖人受籙則鳥迹與龍背同觀達士問津則蟻穴與兒等智遡無文之厥初知蟲象之至貴也眞言既隱繁帙滋多字畫非殊意湊千出一言增損而彼此異編隻句雕鏤則沍洄詫異　以蠋而矜豸類易柯以校葉觀者曾無尺寸之殊而作者自謂手口之弊豈不悲乎夫言辭競亂不過成行喙動煦分亦章款列豈特斷圭殘璧出羽陵之杯螭足蝌頭發鍾離之甕哉道苟足於無文物遂齊乎一葉或剝蝕於春秋或飄帶於晨夕均無當於大年但緊供其蠹食也神智之士守畫不煩成形於簡悟風水之自然通鬼神之態狀朴以與身巧以與物故運目作禁而虵毒不侵啄木命符而春蛀自出冶樹畫鵠爲越祝之宗灘鷫需沙卽禹王之步此數禽者皆取文於喙迹而等用乎謨型未有體具神靈手捖物象積之盈竹素之間試之無草木之驗而得以持爲長存託於至寶者也夫瀉水在地則或折或旋吐唾於空而如珠如霧旋折非餅水之至精珠霧非含吐之固象搏而求之濡手而已今以文字不彰則聖賢無迹簡册不立則經緯奚規此猶辨迹而知虎豹焉賭虎豹之文見錦而數鑷機豈悉鑷機之動哉夫燃邱入洛而羨洛邑之風陳人適胡而諗胡人之習燃邱非讀金櫃之書陳人非詳半月之譜然已曉其盛衰通其好醜者情既具於心目則道不謀乎舌筆也故與下士橫經則與窶同於窪近與童蒙語篆則橫槽溷於豎鈎是知言不足以存元字何能乎寄采淺深繁殺類於蟲葉之書則縱橫屈伸同於庖蒼之旨矣且物有至精情不互告沙蟲畫沙水蟲畫水楚嗢越之侏儒越嗢楚之鴃舌是則蟲葉笑籀斯之支離

籀斯宗蟲葉之盤詰苟同溷於不知雖比巧而何說所以葛盧聞牛識二子之爲犧公冶聽禽得城隈之覆粟爲犧不載卜社之緝覆粟非紀庚人之史而理有能通者信情性之相傳則形象可無設也迨於問數相值探發奇中顏回策子贛之乘舟齊人譯桓公之伐莒妙若風翔炳於火舉乃使鉤靈讖緯直會卯金之文石立柳生兼著病已之號幽而逢占誕爲符術皆復離其本標以吹其毛影神鬼之號其爲此乎如復元黃大沓則韋編同木葉之稀罔象俱迷則龍馬均蝨魚之蟄雖集星辰於行間曜銀河以界畫猶未得其屈伸無助於波磔矣

討有窮檄

某日月檄告諸夫子君子謂夫維洛出龜惡四文之爲極有車載鬼張三矢而爲弧故氣沴必刋著太元之繫而風雲相感昭大易之經豈馮凶戴豕顧託類於縉雲而罔象窮奇亦馮陵乎元數信曹惡之必誅念同仇而共勵剔垢期淨芸艸及根案有窮之苗裔不食於河及昌意之孽枝徬徨於道醜唯噍類裹或餘魂始居沮澤之濱維處槐山之膊蝣候陰而共翔羽歸氣激蚋聞腥而計聚臭合聲呼昔我帝開鈞臺之饗既不列於囧駒暨我威公塞帷之羞亦無聞於白馬徒以荒莽之未清遂使厲朋而日恣爾其寒必依人既異蠡蝗之屬窮猶擇木仍親猿鶴之羣似咆咻之飢虎尙餘擇肉之心象踸踔之山夔欲假憐蛟之意栗斯微語而篳篥風生依烏乍現而負芒背發忽而目談可爲心戰匪徒沈履託於皇子之言不徒魍魎喜爲頑兒之崇雖夏鼎不圖識若敖之有似而饋述能語知食腦之非良爾當周璧將沈漢炬中墜喪家發在野之嗟莫黑動非烏之見帶劍歷庭生猖狂於隸卒絳衣綦履號崩拜於盆兒爾乃長嘷懷隙樂見禍端蓬繫賢曹械以青楓之葉髡鉗哲士四以白石之圖既肆志於壎塵遂騰凶於溝壑自謂含沙向的雖睿聖而無正亦謂聲礮所彈即專城而可奪連行抗騎遠借孤竹之鋒堅壘營柵近逋子雲之澤淀樹幟於寒門夏猶負雪女揚沙於土穴履若臨冰圯族方命已道虞氏之誅敗類成貪未擊大呂之鉞是以攘蔬棄水殪鮑子於河中覆粥來嗟刃若生於齊市奪衣國士傷不濟之戎怡駢首交知痛共殲乎羊角溧水發孰哉之塚綿田焚介子之尸方竊斧於營頭首殘華裔繼植瓜於溫客悉阱儒生所溉荼毒不一其人欲擬明刑難償其咎加以詭秘莫窺窈窕自命誘公子於山間擢靈脩於鄂渚少令游學使有皐魚之哀長拘嬴祖俾毀桑扈之行雖微譴而已奢況積雪之載見但窮往事已在宥前方今羲輪耀道兼銜燭之六龍負甲流塋示禦魑之四罪林篁有見天之時井渫用王明之福訪相屬之徵車遺光可軼豈含陰之積慘見晛未消用當去彼豐蔀開茲燠若革鐵銅之面庶云在贖之條舞商羽之戈猶在必誅之例然且負固山阿伏戎陵莽信衷甲於懸鶉裂晝常之日月惕採藜於猛獸迷大麓之風雷屢出穢形數生逆志求餐得塊不徒蔑禮之曹命駕無輗何止奉齊之使舉肘臂而相彈造釁端於木偶呼庚癸而不諾懷內病於河魚信左蹴則右傾及東拉而西墜猶欲擠屏肅乂昏墊能謀挾砠壤以紛途辭何能闢駭麕麋而戢首鵜焉亂羣將攀樹梓之庭易之以棘幾使裸身之祭化而爲戎淒然見纓短而帶長咋矣怪殘尸而虎齒豈特害羣不生馬寶非維改服困於漁師當有漸熄之燧人盡噉餘於貓貉亦有淪胥之臣僕歎爰止於瞻烏計此屬之不除俟文明而何日況逢屯極久肆捆繩衰野之虞踵至擠石之慘旋臻戰紛華而不勝徒有見肘之臞信蹋踏之有倫益長剝膚之勢失水吞舟蕩見勤於螻蟻枯魚銜索泣相過於清流朝野無良源實在此神人共憤蓋亦謂茲曩維綱漏既悔罪之無期今已陸梁豈遏劉之伊始先朝博士弱不能師司馬重行亦徒後殿烏號谿子不發鏃於韓原兒戲搏沙亦反譏於細柳是以崇墉逾仞優軼益多勸以澹蕩之杯獎如不以報以尺二之牘志乃轉驕然

其規態亦已莫逃計其盈衰又宜有定伏已而監其腦未知見地之　躍馬而左其衽將逢濟水之驗破斧焚舟是　今日攝足加肘即在車中雖郤魯般之腳已　獰猙不披曼倩之經素無拳勇況有騰龍之戴刃觸魯縞以何堅矧司戶之驚霆當煩壞而易發惡羣喜單因容朽拉狼倚鹿俟亦若薙灰爰統霓虹之旐當壁壘而繫星載勵弧矢之輝駕辟邪而抗道羽書出五緯之間烟火直七芒之下何幽不燭豈蟲魅之能鳴有穴必窮雖蛇醫而可使張司空之老表削而加錞溫司馬之靈犀燃焉作炬五兵俱煥六道齊張宜使非種而盡除莫云薄伐之爲武雖復飛辨傾城欲假生於蹈海廉貪無取計遯死於寢丘乞爲灌園之夫效於子僊之智猶逃天罰恐墜奸謀若復役使草木應貽鄙笑之端同驅鳥獸不知有道之恥蛾搏火而羣喧鴟向明而露宿仳離我家室益奮伯靡之心割裂我弟昆宜破碩膚之斧枕薪之勤固爲此也鳴鐘而召豈曰過哉即今守歲印天師越公而舉兆青霜紫電開武庫於王君入徼垣而受命失道是司出絳府而揚兵維衝者隤塗山紅綃不甲者半千海澤神灣驅羣者數萬況又三冬之畜擢秣於驊騮五技之長難矜於鼫鼠誓黃鳥而援戈鬼宜晝哭挾盧生而迅弩獸亦朝號賁赫之勢既如此矣隈巫之態彼又昭然咸當擐甲升壇怒冠待旦畢夷賤行重闕嘉祥雖鋤其士似爲石田而掩其羣猶且快意黃金銀紫之縣詔以待功帶礪河山之圖佇維肆力夫嘶風八翼猶應繳而分尸鑿齒重軀亦銜戈而井命營橋之聖且負惡於秦皇化虵之身乃懷慚於貞士不圖謂此自度蓋希卉肩菑體之餘乃謀嘯聚據藜枕石之崇敢恣鴈行顧寧槐志且動營頭想其微腥不事天河之洗哀其窘念已極陰康之逃戒只長子之車用登於既濟勉哉討窮之命共進於大通

破有窮露布

聞夫仰蒼發歎應龍受囿女之師瞻下用憂白虎執桃門之紀維造彼黎故子翼而必立況培良幹豈攘剔之未加侈九約於彤弧夜郤不祥之鳥樹四侯於荒域遠分有沃之臺蓋鵠鼓喙而蘩維賢明王之所惻念柳懷山而柔衆帝神后之所隱思所以賢人潛處天垂四幙之雲隱德將窮星昏五惰之象昔胥靡之築野魂從筏而流天望君之當塗女避壇而阻雨吾道未窮探絳衣而得鮒讒言將熾搴飛鳥以迷神苟潛淵之方揚信前驅而無失負雷霆以建鼓寂彼蟭螟張景慶以爲帷銷維旬始然則大人方駕適捎越乎巨魖太史遺灰亦拂餘於圍軫不誅傾陷之相忍同夭折之凶陽丁於九宜還太乙之符金北曰嬴用鼓大暮之氣師以直而云壯行不滯之爲亨維今赤縣當正泰之候曁於下臣欣不蔽之日崖積雪以猶消艸垂枯而亦茁匪伯是精受囿圭於白面善人維富兼赤爵於丹書知我者黃姚見流星之入昴西徼者爲癸及繫獸之銜鈎信春渙則冰融有黿鳴而鼈應女牀集鳥故無取於次瞻君囿樂遊且自銷其虺蜮所以人洗蒺藜之苦家傳不匱之詩釋繩甕而授纓郅支可繫解擔簦而載璧五市爲傾遶首山而泣焉不獨蒼頡之書彙夷吾而薰之非有浴牲之惑洞其觀火逢立遁之妖狐逆之者亡知將賜以翟犬臣某忝覆四垂仰輝七曜榮衛出於絳宮司維龍虎枝葉驚於華蓋庇以勾陳方見紫泥之封紛飛木鳳玉檢之秘比峻口雞豈有負阻之頑獨棄重闈之澤外天子而不臣法宜無赦信逋逃之是長罰乃行恭今維伎慝之鞠人敢陰謀而在下叛豨稱突既營窟之無三鬼蜮同形又連株而有五容以食而弗告遂使滋蔓助無漁而不路維見偷身幾蒙瘴嶺之雲以暗嘯華之野臣以豚魚之孚面猶可革而獵狁之伐窮且無追雖東徙而惡聲冀泮林之有變豈石梁之畏影必向晦而後除取名匱貌知畢程之必虧滅爵損卑識鄙君之可伐但謂取果於自落不過經旬而發蒙於秋風未須大力乃更肆志遂捍拒師屢生間諜數撓大謀呼鑿澤之飢魂時驚舟於江上

庸堯須而襲盜俾餧食於曹原猶且假謀畏壘兼蒙濮而營窠聲援於陵爲齊邱而著令險託方城據陸通之故地竄餘委屋煩楚使之威靈蓋無常之沒出必遁之而知窮而罔極之眎人亦舉焉而無刺嘗以某月抵巇新集潛絕輜重之從繼以某庚貪餌夜馳少挫前羸之氣譽從射雉不惜一矢之亡情似捕蟬豈顧濡裳之後帶以上帶以下近莫通之符嗥而北嗥而南且見不蒸之鏃於是臣徼社稷之靈衆識股肱之勢剖七略於內韜匪彫匪虎鼓兩和而俱上如漢如川積雪神踪誨帝臨於無貳驅山雪鐸協衆助而有消口口滅而不逮覩其姓名同爲鬼籙殲其族類等於虛無椿之以戟非復長狄之喉戮而專車不似防風之骨豈有既委之綿臣還假靈於河伯已槀之孽妾渺託化於奔星棄如焚如投於泱漭之鄉作之屏之擱於荆榛之域遺種俱夷恐苗民之未遠縫裳偕戮雖女艾而能謀威不逃於魍魎世復反於霽清使途無慟哭之悲見履道之如砥門絕譌言之異免戴首而爲魚弟得昆而子得父類叔帶之持要居爲守而行爲牧陋衛師之反國文當地水之觀血洗园黃之象於是驩天振旅聞伐鼓之闐闐擊壤迎祥歌拔口之許許舞名九伐合乘龍以飛天樂繼六英亦操舷而過日披積霧以覩有作之暉出赤穴而歷重階之上審园錄之主生禪當從於亢父信王師而無戰封不勒於居胥君波餘及待舉火者萬家嶽瀆奠靈演潤河之千里雖兎罝而可相壯哉干城豈盛世之無窮征維連茹力再鼓而方勵臣非藿食之謀衣一著而遂清自是嘉口口豈無园宮之鳥麾司祿與司金卽見張軫之鶉屬拘魂而執魄爰登四望之岡下厄三門之道七十二后分符之區四十餘邦交戟之域洞在棄其不爭恍自天而於下用有折木飛書之倫滅獸鳴於指顧繳風射日之技膏嶼窟於矛弧數罪狀則孽膽先寒據窟穴而往還無據灼以流火計木石而難馮漂於秋霖同土梗之相語維某月日建注隼而先登具破浪乘飆之勢又某甲子總晝龍而舉旆成擢枯拾芥之功雖影響而不應已杜投隙之門望旗幟之巳更且絕依城之路牛鬼輸誠亦驚魂於鼇尾蝸蠻爭觸詎角勢於螭頭化羣蟲而向晦射不爲寃輸黃龍之一雙犯寧在我至圯而圯知有濟之在茲呼升則升倡無前之不利時維智窮之醜巳驚廟算之工刑餘繆巧狐篝火而成灰燕胄包藏龍捧機而立發與夫才窮之氏力窮之口顧青火於夜燐盡無何之伎倆擬金鉦而覆被豈可學於登陴窮於辨者喙息之無遑窮於計者皇家之有慶提攝揚眉上比三能之色亢星進食下傳十日之醋維知帝力敢曰神功不勝欣躍之至謹奉露布以聞

中华古籍保护